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 源

2022年·第2期·总期: 156 + S\$5.00



## 情牵华社

### 专访宗乡总会初创时的重要推手蔡锦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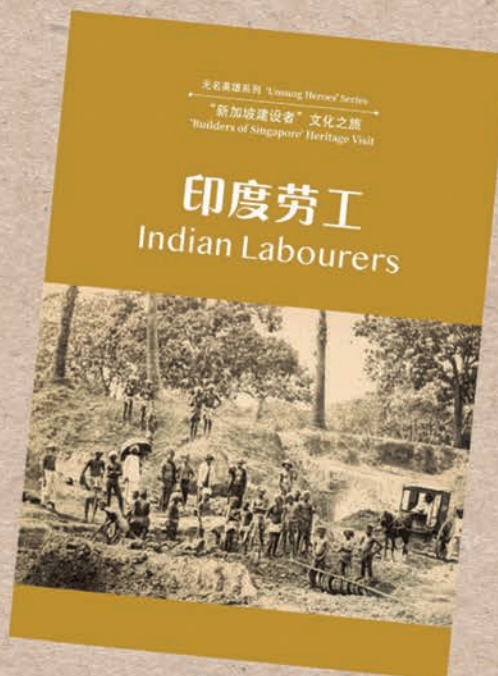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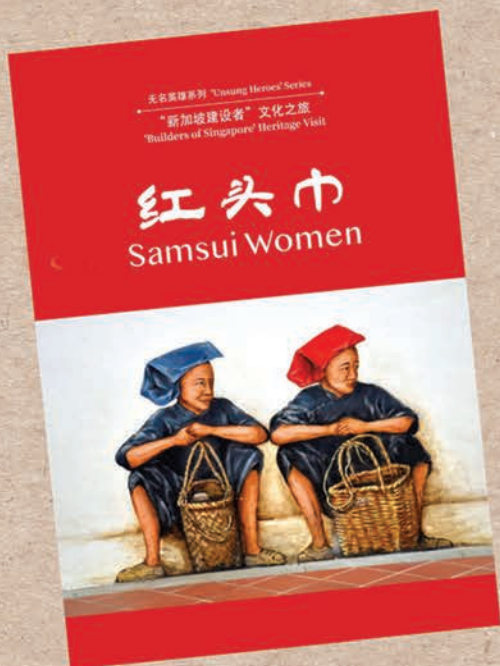
- 悟道是法 其命天定——新加坡美术名家黄矾法
- 戏剧火苗照亮着陈明菊 · 金凤缘结潮州梦——秋莹专访
- 文学的半径——追忆前辈作家陈华淑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探新日记 之...



## “新加坡建设者”文化之旅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发掘新加坡著名地标

和它们的建设者背后的

故事，即刻登录

[sfcca.sg](http://sfcca.sg) 下载小册子!



支持单位: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在编辑本期时，偶然发现一个有趣的话题——榴梿理论。

《康乐尔与红儿——现代版的“塞翁失马”故事》一文引述了植物学家康乐尔的研究：“现在的树木应该都是从古代的大果实树木演进而成的。古代的树果就像榴梿一样大，且有自卫作用的表皮，而榴梿就是没有演进的一个特例。”

无独有偶，《哈密瓜和榴梿》一文也有一个有关榴梿的理论：“他知道在众人的眼里，弟弟杰维是个甜入心坎的哈密瓜，所以，他故意化为一个浑身是尖刺的榴梿。”

显然，后者是将榴梿的某些特征用来隐喻人的性格特点。

“比较”，用在教育下一代的课题上可能此路不通，但用对地方，天堑亦可能变通途。

《悟道是法，其命天定——新加坡美术名家黄砥法》一文的受访者说：“作画最好自然率真，我都要向也学画的孙子学习……”其实，这也是一种“比较”：用自己的画与孙儿的画相比较；将自己的视觉与孙子的视觉相比较。这种比较，能使自己“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其创作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

本期的《牡丹楼与陈金殿》，与上期的《星洲同安侨领林金殿》经过“比较”，作者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推论：新加坡的金殿路（Kim Tian Road）是因“陈金殿”而命名的。当然，金殿路到底“姓陈还是姓林”，最好留给学者进一步去“比较”和考证。

《冠病引起喉痛的中医疗法》一文，将冠病引起的喉痛症状，与中医的喉痹相“比较”，从而提出了辩证论治冠病的思路。

《蔡厝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文，也通过新旧蔡厝港的比较，让我们看到其变化的历史轨迹、看到新加坡沧海桑田的变迁。

“比较”之后，却发现没有变化，又是什么感觉呢？《探索新加坡最后一个渔村》，可能会让您有所体悟。

“比较”其实也是一种“隐喻”（Metaphor），是人的一种思维模式。人类最初就是通过“原发性隐喻”，通过层层叠加、逐渐升级的“比较”，才走到了今天。

2022年·第2期·总期：156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方百成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 总编辑 ■

谭瑞荣

## ■ 副主编 ■

欧雅丽

## ■ 英文校对 ■

李亦欣

##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 出版准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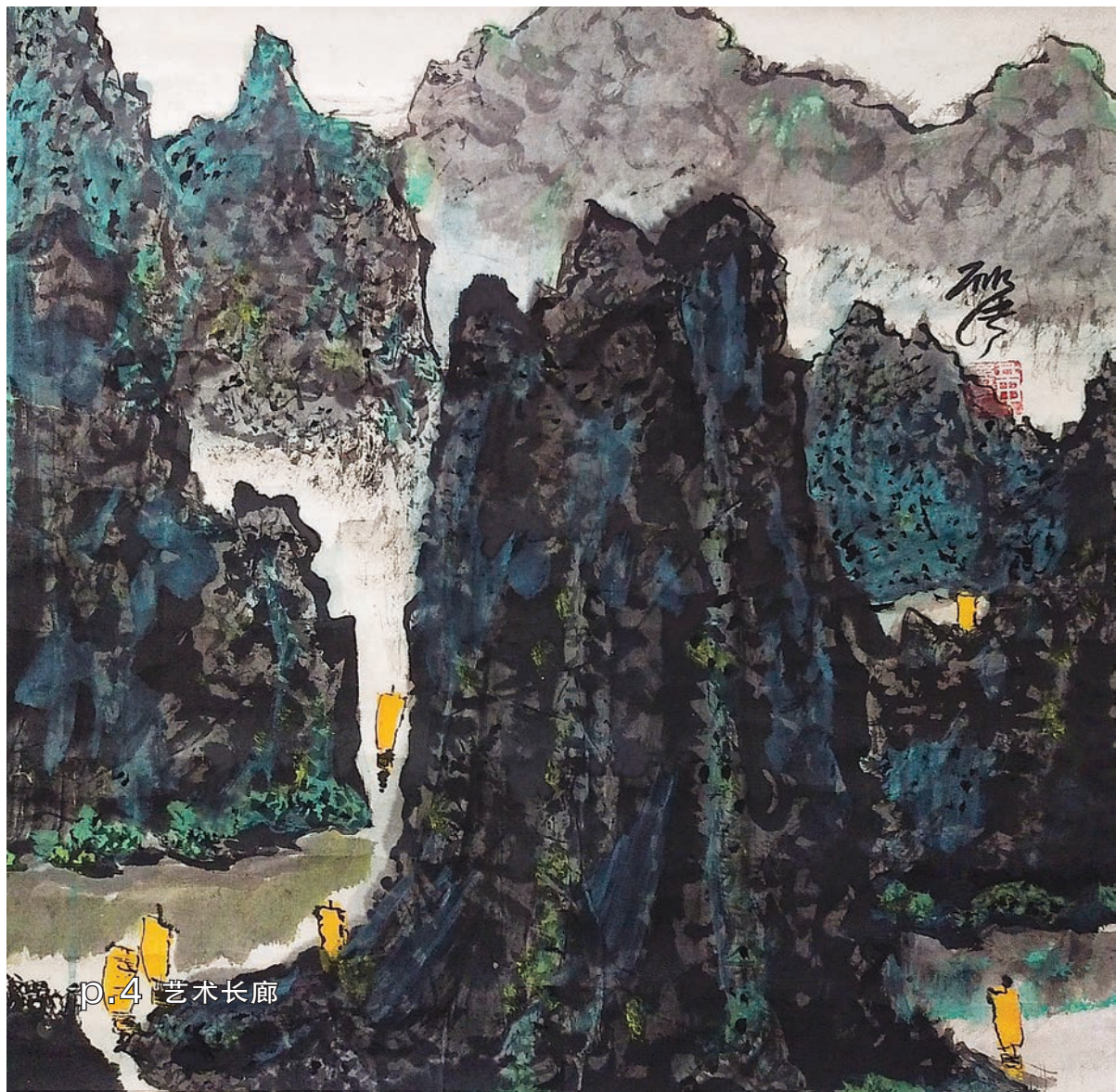
ISSN 2382-5898  
MCI (P) 025/02/2022

## ■ 出版 ■

2022年4月

# 目录

- p.4** 艺术长廊 悟道是法 其命天定 赵宏  
—— 新加坡美术名家黄矾法
- p.8** 岛国记忆 牡丹楼与陈金殿 何乃强  
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的历史意义 李奕志
- p.12** 华社人物 情牵华社 欧雅丽  
—— 专访宗乡总会初创时的重要推手蔡锦淞
- p.17** 星洲回眸 康乐尔与红儿 刘家明  
—— 现代版的“塞翁失马”故事
- p.20** 吾乡吾厝 林氏大宗祠九龙堂祖先牌位中的“宗”与“乡” 陈煜



黄矾法作品  
《万水千山总是情》彩墨  
67X67cm (2016)

p.4 艺术长廊





- p.23** 文化传灯 闽南谚语102则 李龙
- p.27** 旧貌新颜 蔡厝港：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李国樑
- p.32** 戏如人生 戏剧火苗照亮着陈明菊 章秋燕
- p.36** 狮城艺事 马来戏剧邦沙旺 柳暗花明又一村 蔡曙鹏
- p.41** 坡岛探幽 探索新加坡最后一个渔村 冰秀
- p.44** 艺文脉动 春愁柳絮 依依朱阁闲梦 赵宏  
—— 贾鹃丽新加坡个人画展侧记
- p.46** 建筑情缘 滨海广场综合体 虎威
- p.48** 医药保健 冠病引起喉痛的中医疗法 李日琳
- p.50** 杏坛岁月 哈密瓜和榴槿 尤今
- p.53** 文坛掠影 金凤缘结潮州梦 齐亚蓉  
—— 秋莹专访
- p.58** 抚今追昔 文学的半径 伍木  
—— 追忆前辈作家陈华淑
- p.60** 仿佛风 忏悔 张彦娇  
仪式感 陈佩怡  
甄贾先生 徐雨薇
- p.63** 本土文学 星岛时光（组诗） 齐亚蓉





# 悟道是法 其命天定

## 新加坡美术名家黄矾法



文·赵宏  
图·受访者提供

**美**学家李泽厚说过：“感知、情感、想象三大机能决定了审美主体是一个感性主体”。艺术作品的诞生必定会经历这样的心理历程。但这仅仅是一个初始条件，一部分人经过专门的技术训练成为普通人所熟知的职业艺术家，另一部分人，他们“缺乏专业艺术家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和培训（在解剖学、艺术史、技术、视角、观看方式方面）”，知道“美术”惯例，例如图形透视和构图惯例，但

无法充分利用它们，或者选择不使用它们<sup>[1]</sup>，藉助自己的个性和生活经验，以回想的方式，心里怎么想就怎么画，作品自由，富有个人特质风貌——这就是素人艺术家，或者叫朴素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被称为天真艺术或被归入原始主义艺术，“这种类型的绘画通常具有平面渲染风格和基本的透视表达。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天真艺术’画家是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 1844-1910年），他是一位法国



后印象派画家，被巴勃罗·毕加索发现”<sup>[2]</sup>。

新加坡是现代地理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狭小的地域和国际竞争压力下的经济形势，以及特殊历史条件下与马来西亚分治并独立建国的历程，决定了早期大多数新加坡人都只能选择在商业和实业方面发展，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完全投入精力和财力于艺术学习和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就失去了土壤，对艺术的热爱和向往始终有发芽成长的空间和机会。1962年，还在德新政府中学读书的黄矾法，为艺术之美深深着迷，从此定下一世情缘。

黄矾法，原名黄宏震，又名黄彼得，祖籍中国海南文昌，1944年出生于马来亚吉隆坡，后随家人移居新加坡，“矾法”是他从事艺术创作后为自己取的艺名，谐音寓意“基于法则”，在拉丁语中，Cephas也有磐石的意思。

在真正开启自己的艺术之路前的几十年间，黄矾法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公务员，任职高级维修部门职员。他与太太洪秀兰女士琴瑟和谐，每逢周末便结对流连于画廊和各种艺术展览，美哉悠哉。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黄矾法得知身居广东的中国知名画家杨之光要来新加坡办展，一打听，居然还与自己是表亲关系。他兴奋异常，虽然与之素未谋面，仍热情地与画廊老板一同前去接机，并藉此机缘，开始画廊事业并最终成为一名朴素艺术家。

1990年代，黄矾法在乌节坊（Orchard Point）设立“鸿翊艺术中心”画廊，大量来自广东地区和广州美院的画家，经由杨之光夫妇介绍，成为黄矾法的座上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个中国东北的年轻人路经画廊，又与温和低调的黄矾法夫妇结为朋友，并介绍中国东北地区的画家来此办展，一时间，鲁迅美术学院、辽宁画院等中国东北画家也纷纷而至，展览不断。最忙的时候，黄矾法的家中曾同时住过十几位中国画家，那时黄太太洪秀兰女士没有请女佣帮忙，不光要上班工作，还要为客居的画家准备一日三餐，忙得不亦乐乎。这其中，较为知名的画家有乌密风（1920年出生，已故著名油画家乌叔养独生女，在杭州国立艺专受业于林风眠、陈之佛、庞熏琴

等。1944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书鸿之女常莎娜曾说乌密风“是我少年时代在敦煌莫高窟学画时的重要启蒙老师之一”。乌密风曾任鲁迅美术学院副院长，荣誉终身教授）、李树勤（1942年出生，时任江苏版画院院长）、王仲（1944年出生，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主编，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荣誉教授，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张希华（1939年出生，时任辽宁画院专职画家，一级美术师（教授））、赵华胜（1939年出生，时任辽宁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等，黄矾法的家自号“集贤堂”，实不为过也。

经常跟艺术家往来的黄矾法，除了向他们偷师外，绘画自学而成。与学院派不同的是，黄矾法下笔随心所欲，“只要有灵感就画，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没特地去写生，主要是发挥想象”<sup>[3]</sup>。

冥冥之中，似有天命注定，黄矾法从画廊老板变身艺术家的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教会的牧师听说他是画廊老板，谈笑间问他是否自己也作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数十年来，出于对艺术的喜爱，黄矾法不仅在闲暇时间走遍本地大大小小的画廊和各种艺术展，出国旅行的时候，去的最多的地方也是博物馆和美术馆。他的足迹遍及中国、欧美各地，加之在经营画廊期间，经常有画家暂居他家，他既可以近距离观看这些声望显赫的职业画家进行艺术创作，也有机会和他们坐在一起，就名家名作和各种艺术事件、艺术潮流和动态展开随意的讨论，听到最前沿、最直接、最贴切的评价和分析，这几乎与坐在专业美术学院的课堂，或者走进艺术大师的工作室学习没什么两样了。耳濡目染之下，黄矾法悟道得法，结果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负众望，他初试锋芒、精心创作的20几幅作品被教会用作慈善拍卖，所得善款逾20万新币，悉数捐出。新加坡眼科医院院长是他的眼科医生，黄矾法亦投桃报李，向眼科医院捐赠一幅大画——《新加坡夜景》。他虽然住在私人宅邸，但用于绘画创作的空间却并不





《红山白水》彩墨  
106X70cm (2003)



《川流不息》彩墨  
78X53cm (2018)



《城市之梦》彩墨  
124X63cm (2019)



黄矾法陶瓷作品

大，只在客厅与餐厅之间的过道处安放画架和画板，尽情挥洒，迄今为止他最大的一幅宽150厘米，长560厘米的巨作，也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完成的。

黄矾法的作品主要有两大类，彩墨画和胶彩（丙烯）画。“湖北省美术学院教授吴保河告诉我们：他用对比强烈而又协调的色彩尽情地描绘着他心中的多彩的世界，他不会为了媚俗而纠结于琐碎的细节，尽情地挥洒，率真的个性，恣肆的色彩，作品视觉冲击力强烈”<sup>[4]</sup>。同时，“从黄矾法的作品中领悟到其对印象派、野兽派的挥写独具匠心，在其独来独往的拼图中常不依成规，却有出其不意的成效”<sup>[5]</sup>。

黄矾法的彩墨画构图简明，色彩明艳，富有套色版画的视觉冲击力，他从杂志上看到峇厘岛梯田后所作“峇厘岛”系列，视角特别；山水画如“红山白水”系列用色大胆，红白相间，墨色交融，其中一幅为德国前总理科尔收藏。其半抽象的花卉系列则带欧洲油画的用色、质感与构图；“现代画”系列用简单的几何造型，有现代的意趣。

黄矾法说：“作画最好自然率真，我都要向也学画的孙子学习。学院派往往规矩很多，限制画风。我绘画基于兴趣，兴之所来就作画，也不限于一种画风，一种调子。题材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sup>[6]</sup>。

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美术教育，

黄矾法的作品依旧是可圈可点的。他不按常理出牌，却十分清楚结构、色彩和整体气氛是构成好作品的关键。他说，“好作品很简单，就是耐看。无论是画家，还是观众，走来走去之后，如果还会回到那一幅画前，那么它就是好作品，反之，走马观花，不了了之的就不是”，以及“作品要能透气，憋气不行，局促也不行，感觉很重要”。这些都是比较形象化的比喻，本质上是在强调艺术作品的技术结构布局和情绪把握，是很中肯的见识。

2004年8月，经过中国美术馆的严格鉴定及肯定，黄矾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主流媒体评价其为“新加坡当代杰出艺术家”<sup>[7]</sup>。中国国画大师、百年巨匠傅抱石的展览被安排在随后的展期，足见中国美术界对黄矾法的认可与欢迎。此外，“他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阿伯顿美术馆、中国北京红墙饭店、美国佛罗里达州优提斯美术馆、优提斯市政厅画廊等地举办个展。他的作品也被中国美术馆、天安门管理局、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美国佛罗里达州阿伯顿美术馆等机构收藏”<sup>[8]</sup>。

除绘画以外，黄矾法在陶瓷艺术方面也颇具造诣。2005年，黄矾法赴中国景德镇“拜师学艺，而老师就是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景德镇最富盛名的青花绘画大师张学文先生。景德镇陶艺大家熊振声先生则作为黄先生的技法顾问”<sup>[9]</sup>。黄矾法从创作完成的上百件作



黄矾法、洪秀兰夫妇（右侧）与前新加坡驻华大使陈荣荣伉俪合影

品中精选一件重彩插梅瓶《秋菊》捐赠给景德镇陶瓷博物馆，获得当地及北京的一些专家高度评价。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主编王仲说，“黄矾法先生是一位自觉的艺术奇才”<sup>[10]</sup>。

对于外界的评价，黄矾法并不十分在意，年近耄耋的他，看着墙上挂满的名家作品收藏和画板上自己的作品，欣慰地说：“艺术是美的境界，是享受，是满足感，走进艺术，我体会的的都是甜美的味道”。

#### 注释：

- [1] 佚名《伪天真的朴素艺术》，网址：TA OLING古法成像，2021年12月18日。
- [2] 同注[1]。
- [3] 黄向京《自学率真作画，74岁黄矾法在本地办首个画展》，《联合早报》，2018年12月6日。
- [4] 艺展中国《艺无定法，浪漫奔放——黄矾法画展岁末新加坡绽放》，每日头条，2018年12月20日。
- [5] 邹璐《本无成规，浑然天成——黄矾法画展开幕》，《艺术研究》杂志（随笔南洋网/狮城书画专栏），2018年12月8日。
- [6] 同注[3]。
- [7] 李诗佳《新加坡美术家黄矾法画展在京开幕》，新华网北京8月6日电，2004年8月6日。
- [8] 同注[5]。
- [9] 吴保河《万里独行绘丹青》，《黄矾法画集》，2004。
- [10] 王仲《醉心墨与色的交响》，《黄矾法画集》，2004。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A Self-taught Art Talent

Singaporean Cephaz Wong or Wong Wang Chan, also known as Peter Wong, was born in 1944.

In his early years, he worked as a civil servant in the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In the 1990s, he started to develop a keen interest in art and collected artwork as well as created his own. In 2005, he was invited to hold his solo exhibition at the Appleton Museum of Art in Florida State of USA. That same year he also joined the China Beijing International Biennale Exhibition of Fine Arts on behalf of Singapore.

His works mainly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ink paintings on rice paper and acrylic paintings. A professor at the Hu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China, once commented that he had depicted the colourful world in his heart with strong contrasting and harmonious colors. He would not be entangled in trivial details for the sake of kitsch. The unbridled colours gave the work strong visual impact. At the same time, as he matched simultaneously the Impressionism and Fauvism ingeniously, he would often not follow the rules in his loner puzzles, but surprises and effectiveness were there.

In addition to painting, Cephaz Wong is also quite accomplished in ceramic art. In 2005, he went to Jingdezhen, China to learn from a teacher, who was a professor of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and a famous blue and white ceramic master. Later, Cephaz Wong selected a heavy-coloured plum vase named Autumn Chrysanthemum from more than a hundred of his works created and donated it to the Jingdezhen Ceramics Museum. The work was highly praised by some experts from the local city and from Beijing.

Cephaz Wong's artworks are collected by various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hina National Museum of Art, the Appleton Museum of Art, the Lake Eustis Museum of Art, the Lutheran Seminary in Saint Paul Minnesota, and Australian art galleries.



# 牡丹楼与陈金殿



文图·何乃强



## 牡丹楼

19世纪末，大坡尼律（Neil Road）83号（旧门牌46号）与克利路（Craig Road）角头交界处，有一栋古色古香的独立式洋楼叫“牡丹楼”（Botan House）。该楼兴建于1883年前后，1978年出售，1986年拆除重建。牡丹楼正门悬挂黑底金漆牌匾，题字“山仰”。原来“山仰”是主人家庙的名称，主人祖籍福建厦门海沧。这栋洋楼是19世纪新加坡富豪，航运业开拓者陈金殿（Tan Kim Tian 1832-1882）所有。这栋曾经是陈家四代人的产业，有条件成为受国家保护古迹建筑，可惜全被拆除，不留痕迹。

## 静方女学校

牡丹楼曾是静方女子学校的校址。在1928年，殖民地政府颁布教育条例，所有男校不得招收12岁以上的女生同校上课，当时的养正学校首当其冲，很多女生必须退学。养正董事部一些董事们，议决另办女子学校——“静方女学校”，租得牡丹楼，改建为校舍。1942年，日本侵略新加坡，日军飞机空袭市区，把半间校舍炸毁。幸好校董梁元浩事前安排住在校舍的教职员到他家里暂住，才不致弄出人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静方女校没有复办，校舍空置，直到1978年才易主。

## 唐市购物中心

陈金殿的孙子陈正祥（根据名片是陈祯祥，Tan Cheng Siong / Tan Cheng Siang 1885-1977），是在牡丹楼去世的。在他去世的翌年，家人才把牡丹楼出售，后来（1986年）发展商将牡丹楼拆除，重建大厦。这个占地34000平方尺的地段，成为唐市购物中心（Chinatown Plaza）。2018年，购物中心又全部脱售拆除，

重建为蒙德里安集团的五星级大酒店Mondrain，目前正在兴建中。

## 陈金殿生平

牡丹楼主人陈金殿在马六甲出生，15岁来到新加坡。开始时他受聘于洋人创办的船务公司 Paterson Simons & Co 做杂役，得到上司威廉（William Paterson）的赏识，安排他去夜校学习英文。不久陈金殿被擢升为货舱管理员及买办，负责管理杜仲胶（gutta percha）、丁香、藤条等。1871年，他开始创业，和儿子陈明远在披粪士街（Prince Street）1号（现已不存在，原址是目前的海洋金融大厦大楼），开设陈金殿父子轮船公司。开创时公司只拥有3艘帆船2艘小型蒸汽船，不久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发展为一家拥有11艘船队，再晋身造船业，以及从事货运（咖啡）的公司，成为最知名的船务运输大公司。在1884年，陈金殿父子公司也在马六甲开设天然温泉，作为旅游胜地。

陈金殿在1882年去世，享年50，英年早逝。他的儿子明远（Tan Beng Guan 1851-1891）接过总经理职务。陈明远在莱佛士书院受教育，15岁时就追随父亲学习经营业务，年少有为。他37岁时受委为市议员，亦曾受委华人参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局绅，与陈若锦、陈恭锡等名人共事。正当宏图大展之时，明远不幸罹病，7个月后，在1891年圣诞节那天，因肺炎病逝于牡丹楼。（注：当时肺病猖獗，怀疑是染上肺结核病去世）。

父子相隔9年先后去世，一间大公司折损两员大将，群龙无首，从此家道中落。年仅6岁的陈祯祥，是陈明远的独生子，成为公司的承继

# 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的历史意义



人，但如何承担大任，运筹帷幄，该公司其他股东是实德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以及两位能力不足的青年陈合盛（Tan Hap Seng 1868-1934，时年23岁）和陈合隆（Tan Hap Leong 1871-1926，时年20岁）代掌事务。后来实德力轮船将股份转售给印尼富商糖王黄仲涵（Oei Tiong Ham 1866-1924）的Heap Eng Moh Steamship公司。最终因为债务问题，陈金殿父子轮船公司（Tan Kim Tian and Son Steamship Company）被黄仲涵全面收购。后来38岁的陈合盛被判破产，列入穷籍，长达21年之久。陈家家族事业，从创业兴旺，由盛至衰，实属可惜。

陈金殿在1878年（光绪四年）与同姓族人开创新加坡陈氏宗祠。大董事是陈金声的儿子陈明水和陈笃生的儿子陈金钟。他和另一富豪黄梨大王陈泰（1839-1898）则担任副董事。他也是保赤宫（福建陈姓族人）的领导，其他董事有陈桂兰，陈恭锡等。



陈金殿画像

在中峇鲁区，有一条半英里长（0.72公里）的金殿路（Kim Tian Road），连接中峇鲁（Tiong Bahru Road）和红山路（Jalan Bukit Merah），该路是以陈金殿命名的。有说该路是以另一位福建同安富商、驳船业巨子林金殿

（1879-1944）命名。陈金殿比林金殿年长，相差半世纪（47年），金殿路是始见于1936年，那时林金殿仍在世。中峇鲁是以很多名人命名的街道，他们都比林金殿年长几十年。究竟金殿路是纪念姓陈还是姓林？就有待历史学者进一步调查研究了。

题图说明：  
20世纪初的牡丹楼

（作者为本地知名医生兼作家）



文·李奕志

## 公民权法令制定的时空背景

1957年10月16日，新加坡立法院通过了第一部新加坡公民权法令。该法令提供了法律途径，让约22万名早年移居新加坡的华侨在当地落地生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中国南来的华侨社群具有浓厚的侨民意识，只想在当地谋生，他日则落叶归根回返故乡，对新加坡没有认同的观念。1909年清朝政府颁布的第一部中国国籍法，以及后来的民国国籍法，都以父系血统主义为原则，即出生时父亲为中国人，如父亲无可考则母亲为中国人，子女生来就具中国国籍。因此，在海外的华侨都是中国国民，他们不在乎居住地的公民身份。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华侨社群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二战时，华侨曾参与捍卫新加坡的浴血之战，用鲜血和生命抵抗日本军的



侵略，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战后，他们“身在异邦心向祖国”的思维，转为对当地的认同。与此同时，国际与东南亚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区域民族主义兴起、马来亚于1948年因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而实行了紧急法令、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当时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下，新加坡华侨与家乡的联系被切断。那时华侨既无领事保护权也没当地的公民权利，在政治上的生存空间面对严峻挑战，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选择按英国国籍法归化为英籍民，他们即能有公民身份，可摆脱困境在当地长久安居乐业，但归化必须通晓英文，不懂英文的华侨社群遂而被拒于门外，加上他们的效忠对象是新加坡并非英国，无疑归化之路是行不通的。因此，争取新加坡公民权就成了华侨社群的愿望。为实现华侨社群的愿望，作为华社最高领导机构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负起了历史使命。在华社会馆的支持下，总商会于1947年开始为华侨争取设立新加坡公民制度，在与殖民地政府博弈十年后，到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的颁布才告水到渠成。

激发华侨社群争取新加坡公民权的直接原因是，二战结束后英殖民统治者为继续在马来亚的统治，推出了政治改革部署，将之前的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分隔开来。新加坡自成一个殖民地，檳城与马六甲则与马来半岛各州组成马来亚联邦（Malaya Union）。为安抚人民对英军未能捍卫马来亚免受日本侵略军占领之不满情绪，殖民统治者提出了让各族人民拥有平等的公民权。由于当时华侨移民的公民权是一个敏感的课题，殖民地政府的措施即遭到马来半岛的主要族群反对，遂改变初衷，以修正的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宪制取代马来亚联邦宪制，在公民权方面则提高了移民社群申请的门槛，新马两地的华侨难于获得公民权利。

在修改马来亚联邦宪制的过程中，新马各地的中华商会奋起为华侨争取公民权利。1947年2月15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向当局委任的宪制咨询委员会提出建议书，要求不论种族，凡在当地出生者都拥有平等的公民权，住满5年的移民不受语言限制可申请公民权。这些建议没被当局接纳。该会为表示不满，遂于1947年10月20日在新加坡组织了各行业的总休业抗议行动。当天新加坡市面的商业活动几乎全面停顿下来，但当局仍不同意总商会的建议，而总商会也不放弃为华侨社群争取公民权的工作。

1948年1月14日，总商会董事李光前率领该会代表团与新加坡总督会谈时，口头提出了设立新加坡公民权的建议，不过总督没同意。接下来的十年里，总商会百折不挠地争取让约22万名华侨成为当地公民。1951年2月21日，总商会以书面向总督提出设立新加坡公民权的建议草案，要求华侨在提出申请前的十年里居住了八年，并会读写中文或英文就可申请公民权。过后，殖民地政府拒绝了总商会的建议书，但却取消了归化英籍必须懂英文的限制。虽然放宽了语文条件，不过华侨如欲申请归化仍需要有四名英籍民推荐，并付一笔不少的费用。这些是华侨社群难以做到的，加上华侨社群只想效忠新加坡不是英国，因此对归化的反应冷淡。总商会领导层认为取得新加坡公民权才是符合华侨社群的愿望，于是继续努力争取设立新加坡公民权制度。基于殖民地政府坚持要公民权必须归化为英籍民的原则，总商会只得不断地通过提呈备忘录、商谈与请愿等和平方式，为华侨争取新加坡公民权。

1955年新加坡立法议院选举时，公民权是竞选的热门课题，除了亲英的进步党外，各政党的竞选纲领都承诺为民争取公民权。大选过后，劳工阵线领袖马绍尔（Marshall）出任第

一位民选首席部长，总商会随即要求他实现竞选诺言，设立新加坡公民权制度。经过其政治考量，马绍尔于1955年9月6日召集各党派和各民族代表讨论由他起草的新加坡公民权建议。这草案未能得到与会者的认同，欧亚裔和马来族代表强调外国侨民要有公民权可归化英籍、新加坡公民权制度应该在获得自治或独立后才谈。总商会则认为马绍尔提出申请者必须满40岁和住满15年是不能接受的。马绍尔过后修改了草案继续与各方代表协商，并与英国殖民部大臣商谈。最后，马绍尔与殖民部大臣达成协议将新加坡公民权制度列入于1956年4月23日开始的新加坡争取独立的宪制谈判议程里。这次的宪制谈判新加坡没得到独立，而是获得内部自治，设立新加坡公民权制度的要求得到殖民部大臣在原则上同意。由于马绍尔不认同殖民部给予新加坡自治的条件，返新后便辞去首席部长的职务，由林有福继任。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新加坡各党派宪制代表团与殖民部再商谈自治议题，在会谈中双方对新加坡公民权制度达成协议。随后，新加坡立法议院经过一番争论制定了“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

## 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的要点

“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采用的是出生地主义原则，于法令生效日或前后在当地出生者是当然公民；其他人士可按法令规定以公民后裔身份，或通过注册或归化，申请成为公民。申请注册为公民者，必须是出生于马来亚联邦或英国及殖民地的良好品行成年人，并在申请之前两年里住在新加坡。归化为新加坡公民则必须是品行良好的成年人，在申请前12个月住在当地，并在过去12年里住满8年，同时有意在新加坡永久居住。此外，该法令第9条款规定，在当地连续住满8年品行良好的成年人，可于法令生

效的两年内申请注册为公民。这给华侨社群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他们绝大部分人都居住了不少过8年，因而可成为新加坡公民。

## 法令的意义

公民权法令在立法议院通过后，总督宣布法令于1957年11月1日开始实行，接着展开为期三个月的第一阶段新加坡公民权登记工作。在总商会的号召下，华侨社群纷纷前往登记为新加坡公民，从此融入了主流社会，将自身的命运与新加坡前途结合在一起，为当地的发展和建国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该法令在新加坡华族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让华侨移民社群的身份认同由中国认同改变为新加坡认同落实到法律层面。该法令的第19条款列明新加坡公民不可拥有其他国籍的双重身份。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0月9日接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时也曾说：“任何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自愿地取得新加坡公民资格，就不再具有中国公民资格”。因此，华侨在新加坡公民权法令下成为公民后，就不能有中国的身份。它标志着华侨社群的中国身份认同与新加坡身份认同的分水岭，也是华侨旅居社群步入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历史里程碑。

1957年新加坡尚未独立，该公民权法令只给了新加坡公民一个当地政治身份，而不具国籍的地位。随后，英国于1958年颁布了新加坡自治邦法令，并修正英国国籍法让新加坡公民拥有英国国籍的身份，新加坡公民权法令也做相应的修正与英国国籍法挂钩，使新加坡公民被视为英籍民。尽管如此，1957年的公民权法令已奠定了华侨社群的新加坡国民意识，在独立后顺理成章成了新加坡共和国的国民。

（作者为前报人、教育工作者兼历史学者）





# 情牵华社

## 专访宗乡总会初创时的重要推手蔡锦淞



文·欧雅丽  
图·受访者提供

2022年2月，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收到了一份珍贵的赠礼。曾担任宗乡总会秘书长近20年的华社前辈蔡锦淞先生将自己精心保存36年的三份文件捐赠给宗乡总会，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1984年宗乡总会成立缘起及经过，再现了宗乡总会筹建时的背景、创建原因，以及参与筹建的相关人员所做的工作，对研究本地社团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捐赠者蔡锦淞先生自1970年代加入晋江会馆后，积极参与华社事务，在宗乡总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宗乡总会成立后，他从1988年开始担任秘书长，直到2005年卸任，积极推动宗乡总会会务发展。他不仅对宗乡总会的发展贡献良多，也曾担任多个社团组织的要职。在四十多年的社团生涯中，他前后担任过的社团

职务多达四十多个，可以说他是新加坡和本地华社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源》杂志特别对蔡先生进行了专访，藉由他的人生故事让年轻一代了解华社前辈如何在艰苦创业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回馈社会的精神，希望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激励与启示。

### 学生时代展现领导才能

1946年，蔡锦淞在新加坡出生，是家中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他的父亲蔡世栉来自福建晋江，在当时新加坡排名前三的进出口贸易商四海源做经理，后转至激成公司担任要职。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漂亮贤惠，可是在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终年39岁。他与母亲的感情甚笃，直到现在，母亲的照片还

珍藏在他随身携带的钱包里，一直陪伴着他。后来，父亲再娶，继母也是位有着华人传统美德的女性，孝敬公婆，疼爱儿孙，特别是在父亲中风之后，继母更是细心照顾。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

蔡锦淞一路走来都在华校就读，小学毕业于明新学校，之后进入德明政府华文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南洋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华校的教育背景让他对华族文化的传承有一份执著和责任感，这或许是他成年后献身华社事业的一个原因。

学生时代的蔡锦淞就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1962年，他和一些同学联合编辑了德明政府华文中学中四毕业特刊；1964年，他又担任了德明政府华文中学高中毕业特刊委员会主席。在南洋大学就读期间，他担任了南洋大学学生联谊会会长、南洋大学商学会总务、南洋大学摄影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1969年至1971年，他在军队服役，军阶中尉，也是在服役期间，他在马来语补习班认识了她的太太陈秋桂。

## 初入社团 事业起步

蔡锦淞的父亲蔡世柑曾任晋江会馆三届会长，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参与晋江会馆的活动。1969年，大学毕业的他就在晋江会馆协助会务，

开启了社团生涯。

1971年，父亲任职的激成公司老板何瑶琨与友人合资，在印尼万雅佬市（Manado）美东镇创设一间印尼最大规模的椰油厂，邀请蔡锦淞担任厂长。蔡锦淞至今还清晰记得那段在异乡打拼的日子，当时的美东镇只是一个小镇，仅有一个警察局、一个邮政局和几间小商店，要建厂的地方荒草丛生，当时他会的马来话不多，与当地语言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两年时间在一片空地上建起了厂房，椰油厂顺利投产。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建厂的经验，以及遇到困难如何坚持去解决困难的意志。

1973年从印尼回到新加坡的蔡锦淞不甘心为别人打工，一心想要开创自己的事业。恰好他在印尼的旧老板来新加坡，因他在印尼建厂时的表现，这位老板与他谈起了合作搞贸易的事。于是，他创建了新雅都（Singardo）贸易公司，开始了创业的旅程。刚开始时很不容易，他在维多利亚街租了一间100多平方英尺的小办公室，公司从经理到杂工，都由他一人负责。公司没有自己的货仓，他经常穿着T恤短裤，带着一组工人，一天内奔波好几个仓库装箱拿货，载到码头装货下船送去印尼。

做贸易赚了一些钱后，蔡锦淞和几个合伙人去汶莱搞房地产，在汶莱成立了白兰园发展有限



2022年2月，蔡锦淞将珍藏36年的有关宗乡总会筹建的文件捐赠给总会，从左依次是宗乡总会副会长曾建权、蔡锦淞、会长蔡其生、秘书长吴绍均





1992年，华社自助理事会成立典礼，从左依次是：时任副总理李显龙、时任总理吴作栋、时任外交部长黄根成、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长李玉全、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蔡锦淞



1998年，丹戎巴葛区国庆晚宴时与李光耀资政交流，蔡锦淞也是当晚工委主席



1994年5月1日，世界晋江同乡总会创会会长蔡锦淞在晋江举行的世晋总成立庆典上报告成立经过

公司，在当地兴建了138间半独立式别墅和排屋，这是汶莱当时的第一个屋业发展计划。不久后，他和友人在新加坡成立金厦发展有限公司，承建政府组屋。金厦成立后恰好赶上八十年代政府加速建屋计划，标到了不少组屋建筑工程，为公司的发展打下基础，并进一步进军私人房屋发展。

涉足贸易和建筑业之后，蔡锦淞又逐渐向其他行业发展，相继成立了福成机件供应有限公司、金股发展有限公司、金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锭发贸易有限公司等，分别经营土产杂货进出口、五金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卫生器材等业务。他还在吉隆坡成立了新雅都贸易（马）有限公司，也在香港成立金卫（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蔡锦淞和弟弟妹妹们分工合作，在事业上屡创佳绩。经历了事业初期的艰苦，又经受了经济萧条时的低谷，蔡锦淞的事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了高峰，在最辉煌的时候，公司每年的营业额高达三四亿元。

### 最年轻的社团领袖

在事业起步的同时，蔡锦淞也积极参与到华社的事务中。1978年，他担任晋江会馆康乐股主任，在会馆积极推动文化康乐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成立了舞蹈团、戏剧团、华乐团、南音组、乒乓球队和跆拳道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会馆比较消沉的时期，新加坡刚刚独立，国人的身份认同转变，年轻一辈宗乡观念淡漠，再加上华校逐渐衰落，读英校的人增多，社会逐渐西化。当时他还率先提出会馆要发展必须要开放，因此晋江会馆的活动可以开放给全新加坡的人，甚至是其他种族同胞。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接触到会馆文化，也可为会馆的发展和接班找到一条生路。

在他的带领下，晋江会馆康乐股茁壮发展，团员达到了300多名，使晋江会馆一跃成为当时新加坡年轻成员最多、会务最蓬勃的一个会馆。蔡锦淞说：“晋江会馆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也鼓舞了其他会馆，它们也开始发掘自身的专长，搞起活动来，比如惠安公会和安溪会馆先后成立了舞蹈团，福州会馆创办了华乐团，南洋方氏总会搞了‘三月集锦’、‘七月集锦’演出，潮州八邑会馆出版丛书，海南会馆举办文史讲座等。本地宗乡团体主要的社会功能逐渐从早期的照顾乡亲宗亲，为他们谋福利转换到传承和弘扬华族文化”。

1982年，蔡锦淞以36岁的年纪，出任晋江会馆会长，成为该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会长，也是当时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第一代最年轻的社团领袖。也是在同一年，他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故乡——晋江。

## 宗乡总会的重要推手

1984年正当宗乡团体彷徨之际，4月15日时任内阁部长暨人民行动党主席王鼎昌访问丹戎巴葛选区，首站在晋江会馆。在交流会上，时任晋江会馆教育股主任曾渊沧博士提出了会馆与国家认同的课题，表达了对会馆在新时代面临困境的隐忧。王鼎昌部长最后一站是在丹戎巴葛民众联络所，蔡锦淞在对话会上指出“新加坡有4000多个各类型的民间组织，约有10万人在这些组织扮演领导的积极作用，政府应该重视并鼓励这些民间团体，尤其是宗乡会馆积极参与社区发展工作。因为宗乡会馆可在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蔡锦淞的话给王鼎昌部长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后，王部长就邀请蔡锦淞安排几位较活跃的会馆代表，和时任高级政务次长庄日昆、政务次长何家良共进午餐，共同讨论宗乡会馆面对的难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会议上，王鼎昌部长肯定了会馆过去做出的贡献，也认为会馆依然可在新时代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与会代表们建议举办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请王鼎昌部长主持并发表讲话。

午餐会后，庄日昆次长负责跟进此事，他多次与蔡锦淞和其他会馆领袖举行会谈。1984年10月30日，《联合早报》董事经理黄锦西设午宴，邀请各大会馆代表共同商议宗乡会馆研讨会事宜。蔡锦淞向与会代表报告主办研讨会的缘由、目的及意义，并提出计划书请出席者交换意见。经过讨论后，与会代表同意研讨会由七间省市级会馆，连同当时有文化活动的晋江会馆及惠安公会联办，《联合早报》赞助。工委会以黄祖耀为主席，张良材及蔡锦淞为副主席，胡杰为秘书，林理化为财政，余下代表分任其他职务。

1984年12月2日，由九个宗乡团体联合发起主办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在潮州八邑会馆举行，出席者包括来自185个会馆的665名代表和来自华族文化团体的37名代表。研讨会上，5名代表发表了主题演讲，蔡锦淞是其中一位，他的讲题是《晋江会馆自我更新的步骤和经验》。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提出要成立一个协助宗乡会馆间彼此合作的中央机构。

1985年12月9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正式注册成社团。翌年1月27日，宗乡总会在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了盛大的开幕典礼，主宾为时任

副总理王鼎昌，来自会馆和社群的1000多名嘉宾出席了典礼。时任福建会馆会长黄祖耀担任宗乡总会首任会长，张泗川为副会长，张良材出任秘书长。隔年，蔡锦淞接任秘书长，直到2005年3月12日卸任为止，他在宗乡总会服务近20年。

谈起宗乡总会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困难，蔡锦淞说，当时会馆对宗乡总会还有一定的顾虑，小会馆担心被合并，所以刚开始只有65家会馆参与，除了发起会馆外，很多都是发起会馆的领导人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说服相关会馆加入。刚开始总会没有办公场所，由福建会馆为总会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总会的运作经费也主要是靠筹款。在他出任宗乡总会秘书长的二十年里，他为宗乡总会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推动总会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7年开始与其他机构一起联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这项活动已成为我国华人农历新年最盛大的节庆活动。因为这项活动，他有近20年在“春到河畔”现场度过除夕夜，主持新年倒数活动。此外，他也协助成立了华社自助理事会，成立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每年两次为学校推荐华文书。他同时也是九十年代多个组织的创始成员。

从1983年至2005年，蔡锦淞在各大社团担任的重要职务累积达40多个，其中包括中华总商会董事、华社自助理事会董事、福建会馆总务、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新加坡国会教育委员会成员、新加坡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理事、丹戎巴葛公民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世界晋江同乡总会创会会长、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名誉会长、同济医院董事等。他人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光都奉献给了社团活动，他的付出也获得了肯定：1994年他被新加坡总统委任太平绅士（JP）；1998年荣



2005年，宗乡总会20周年庆典，时任副总理黄根成（左）颁发特殊贡献奖给蔡锦淞





蔡锦淞全家福，坐中太太陈秋桂，右一继母陈瑞珍；站立右一字轩，左一字昂，中宇翔，右二大媳妇周巧薇，左二三媳妇杨乔清，其他为两男三女孙

获教育部颁发长期服务教育奖；2000年荣获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BBM）；在宗乡总会2005年出版的《总会20年》中，他被誉为“总会活动操盘的灵魂指战员”；2017年，荣获新加坡文化、社区和青年部颁发种族和谐贡献奖、文化艺术先驱奖；2019年，荣获人民协会颁发30年长期服务奖。

## 功成身退 开启人生下半场

2005年对蔡锦淞来说是备受考验的一年。长年大量的社团活动花费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又因金融风暴的影响，以及与建屋发展局的工程合同纠纷，导致他的财务陷入困境。他在三天之内辞去了在各个组织担任的31个职位，其中包括宗乡总会秘书长。

事业遭遇挫折，不甘心失败的蔡锦淞又一次开始尝试创业，在印度友人的支持下，他与印度的一家上市公司合创一间国际公司，从事水务、煤气工业管道、水阀和钢铁相关行业。7年前，事业有了起色，他花了上千万美元买了办公楼和近六万平方英尺的货仓。

经历人生大起大落的他，更加注意社会、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对相濡以沫的太太陈秋桂，他敬重有加。在他忙于社团活动的几十年里，他的太太服务于教育界，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她也是一名舞蹈爱好者。从20多岁相识，到如今三个儿子都事业有成，儿孙绕膝，他



45周年结婚纪念日，蔡锦淞送给太太的诗集

们已经相扶相伴近50载，每年的生日、情人节和结婚纪念日，他都送上鲜花，而且在结婚纪念日献上自创的小诗。从结婚30周年开始，他每五年都为太太出一本诗集，每一首小诗都配上他们一起去过的地方拍的照片做背景，记录他们相伴的珍贵岁月。

尽管离开宗乡总会多年，蔡锦淞一直很关心宗乡总会的发展。他认为，历任会长、理事和执委会成员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创会会长黄祖耀和蔡天宝会长。相信新的领导层定能将宗乡总会带入更高领域，在文化艺术方面持续助力，为华社及新加坡的未来发展作出更全面的贡献。

题图说明：

蔡锦淞近照，背景画作上是祖籍泉州的东西塔，为晋江画家王维宝所赠，由新加坡国宝潘受题词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 康乐尔与红儿

## 现代版的“塞翁失马”故事



文图·刘家明

**榴** 槌飘香的季节就会想起“榴槌理论”（Durian Theory），想到这有趣的理论就想到了埃瑞·约翰·亨利·康乐尔（Edred John Henry Corner），一个好长的名字！就简称他为康乐尔好了。

### 植物园的康乐尔小楼

新加坡植物园里有一栋两层楼高，叫康乐尔小楼的建筑物（EJH Corner House），它在2008年成为国家保留的建筑物。那是座相当典型的殖民时代公务员居住或办公的那类“黑白屋”。小楼底层是带有高脚屋设计的马来建筑风格，整栋房子的格式也有点模仿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都铎（Tudor）式建筑风格。为了通风和使空气流畅，它的屋顶也比一般的民宅高出许多。小楼建于1910年，从1929到1945年是当时的植物园助理园长康乐尔的住所和办公室，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康乐尔和访客或朋友在二楼的阳台喝下午茶的写意情形。那究竟康乐尔在任期中为植物园立过些什么功劳呢？



植物园的康乐尔小楼（EJH Corner House）



康乐尔在植物园（图源：剑桥大学图书馆）

### 康乐尔与新加坡结缘

康乐尔于1906年在英国伦敦出生，自少年时就对植物有浓厚兴趣，对菌类蘑菇尤其着迷。1929年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以真菌学家（Mycologist）的身份被聘请为新加坡植物园的助理园长，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不过康乐尔在植物园时并不“安分”，他找到了新宠——热带树木，于是除了菌类，他也开始投身于热带树木的研究。他还和园长，就是我国“胡姬花配种之父”的霍尔特姆（Eric Holttum）致力保护原始森林，阻止非法伐木活动。此外，对当时的最后一块红树林沼泽裕廊湿地也做了深入研究、勘测和记录。

早年当康乐尔回英国度假经过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时，趁着邮船靠岸补给的数小时，他上岸参观了当地的著名植物园，还带回了美洲热带



炮弹树 (Cannonball Tree) 的种子回新加坡。一颗种在植物园，另一颗就种在东陵路，也就是现在的英国领事馆对面的路边，两棵大树都茁壮成长，硕果累累，从1934年到现在也有87岁了。

当然康乐尔也没有忘记他的“原爱”蘑菇。由于蘑菇在热带气候里很容易腐坏，在没有彩色摄影的时代更不能记录它的颜色，所以康乐尔以水彩调配了与实物最相近的颜色，把蘑菇的“姿色”画记录下来。这些颜色生动的插图后来也收录在他的著作《马来亚的牛肝菌》(Boletus of Malaya) 一书里，那是一部菌类的权威经典作品。

### 康乐尔和红儿 (Merah)

1937年5月30日的《海峡时报》里有一篇报道，曝光了康乐尔的采集标本助手“红儿”。红儿的名字是Merah，在



东陵路英国领事馆对面的炮弹树

马来文里是红色的意思。红儿属于生长在北马来半岛吉兰丹州的短尾猴种，俗称猪尾猴 (pigtail monkey)，常被土著训练为爬树采果实之用。康乐尔知道后就买了几只猪尾猴，训练它们为他采集常人无法到达的树端的果实和树叶标本。这些猴儿只会听令于吉兰丹州土音的马来语，本地的马来人也不会驾驭它们。

红儿Merah是与康乐尔最合得来、“感情”最好的猴儿。它为康乐尔采集了很多树冠树叶的标本，康乐尔也常用米饭、香蕉、生鸡蛋等奖励它，据说红儿最爱喝柠檬汽水 (lemonade)。康乐尔甚至把红儿当成标本采集者而记录在标签

上。由于红儿的帮助，康乐尔得以完成了巨作《马来亚的路边树》(Wayside Trees of Malaya)。书里深入浅出，系统地分类了950多种在马来亚找到的热带树木，这是首本以实物标本为观察研究，而不是像过去别人从干标本研究的作品，一直到现在该书仍被奉为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很不幸在一次武吉知马山的采集活动中，红儿误食了某些有毒植物，一病不起，康乐尔只好忍痛把它人道毁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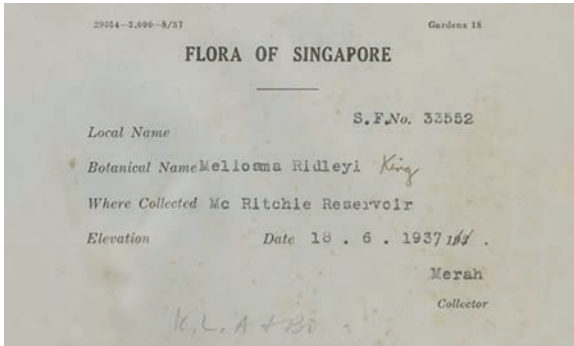
康乐尔和他的猴儿助手 (图源：剑桥大学图书馆)



《海峡时报》关于“红儿”的报道和它的风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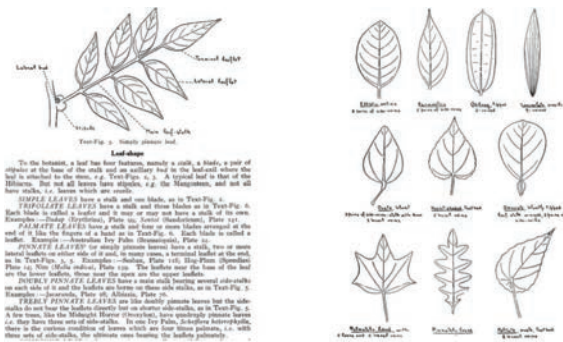
康乐尔的著作《马来亚的牛肝菌》里的插图



康乐尔注明标本是“红儿”收集的（图源：国家图书馆）



收藏于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猪尾猴”标本



《马来亚的路边树》里关于叶型的插图

## 塞翁失马 星洲得福

红儿去世后，康乐尔接着训练了“白儿”（Puteh，马来文白色之意）取代红儿。不过白儿比较顽劣凶猛，常常不听指挥。在一次采集行动中还抓伤了康乐尔的右手，伤口受到严重感染多月，康乐尔几成残废。那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康乐尔在医院疗伤，所以没有被征召入英国的“海峡抗战志愿军”。也因为这样，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没有被送入樟宜集中营，还被聘请继续照料植物园。这就似乎重演了一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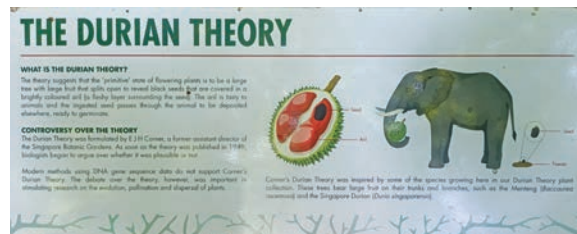
康乐尔当时受到后来成为阶下囚的末任总督珊瑚顿所托，要致力保护植物园和博物馆（当时称莱佛士博物馆）里的文物，免受日军掠夺和破

坏。恰逢日本天皇喜欢兰花（胡姬花），下了御令不得破坏新加坡的自然标本和博物馆文物，以作日后研究。再加上康乐尔想方设法保存和保护各文物，所以多数标本和历史文物才奇迹般被保留下来。战争结束后，康乐尔也力争不让植物园沦为英军的运输站和军队营房，不然的话，植物园也不会有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所以说有了康乐尔的“塞翁失马”，星洲因而得福。

## 榴梿理论 (Durian Theory)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康乐尔离开新加坡回去英国。回国后他转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西服务，从1949年开始在剑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和教学以及出版工作。据说康乐尔第一次看到榴梿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榴梿树，不过就是没有他是否喜欢吃榴梿的记录，他在1949年发表了《榴梿理论》。

理论说根据他多年多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发现，现在的树木应该都是从古代的大果实树木演进而成的。古代的树果就像榴梿一样大，且有自卫作用的表皮，而榴梿就是没有演进的一个特例。这个具争议性的理论在自然历史界里也被讨论了好一阵子，后来才被推翻。在植物园“学习森林”的展区里，就可以找到一个纪念他的研究心血和创意的“榴梿理论”的展示板。



植物园里“榴梿理论”的展示板

在经历了长期的眼疾后，康乐尔于1996年病逝，享年90岁。他把一生收集到的绘画和标本全数捐给了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他的9000多张照片则捐给了他任教多年的剑桥大学图书馆。康乐尔后期不喜欢用他的名字为植物命名，不过目前至少有30多种树木都有他的名字。如果大家看到植物的拉丁文名字里有“corneri”的话，那就是康乐尔发现和命名的树种了。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 林氏大宗祠九龙堂祖先牌位中的“宗”与“乡”



文图·陈煜

**新** 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简称九龙堂）是一个跨方言群的血缘团体，在广东民路拥有一栋落成于1928年的会所。在这栋有着西洋古典外观的建筑里，一层供奉着一千多尊林氏牌位，完整保存了自建堂以来供奉的牌位，二层则是奉祀被林氏称为“祖姑”的妈祖林默娘、开林太始祖比干、开林始祖林坚。每年举办两次的集体祭祀活动（称为春祭、秋祭），是了解本地华族祖先牌位制式与奉祀习俗的极佳场所。

华人的祖先崇拜观念起源很早。以宗教信仰而言，人有三魂七魄，往生时一魂随肉身葬于墓地、一魂到阴间转世、一魂附于木牌接受奉祀。木制的牌位是祖魂寄托所在，称为祖先牌位，亦称作神主，安放在家中神龛接受奉祀庇护子孙，这一信仰成为华人习俗之一，每逢年节和祖先忌日，子孙聚集牌位前供奉祈福。

供奉祖先牌位的习俗，伴随华人南来成为本地华族文化的一部分，早期华人家中多设有神龛供奉祖先牌位。随着社会家庭结构及居住形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在家中供奉牌位，转而将祖先牌位供奉在寺庙祠堂中，一些家庭也将家中供奉的祖先牌位转移到寺庙祠堂。

九龙堂的创办目的是祭祀共同祖先、有功德者和所尊重敬爱者，团结在星洲的同姓宗人，渐渐成为本地林氏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九龙堂中大部分的牌位是后裔在此订制供奉的，也有少量是从家中转移至此的。对于这些牌位的解读，有助于了解百年来本地华族宗乡观念的演变，以及宗乡机构的丰厚文化资产。

## 祖先牌位的制式

传统的祖先牌位为木制，因此称为“木主”，分为牌板和底座两部分。牌板下部插在底座的槽孔上固定，牌板正面和底座施以雕刻，装饰纹样随着时代有所改变。牌板分为牌头和牌身两部分，牌头多为浅浮雕装饰，现代则多配置牌位主的相片，较为考究的采用瓷相，有单相、双相，甚至三相的作法。牌身记录牌位的相关信息，包括牌位类型、牌位主、奉祀人、祖籍地等，其内容与记录位置遵循一定的格式。

祖先牌位分为两类——禄位与神位，类型名称写在牌位主名字之下。禄位为功德牌位，牌位主因功德接受奉祀，或为牌位主祈福。为在世者祈福的牌位多以红纸或红布遮盖，称为长生禄位，遮盖物在牌位主往生后移除；神位是为往生者所立的牌位，通常有两种写法——神主或神位。当牌位主为两人及以上时，将立牌位时尚在世者的名字和相片遮盖，在其往生后移除。

神主牌多为夫妻同牌位。早期的一夫多妻与家庭等级观念，体现在牌位主名讳的排列顺序中。若为一夫一妻，牌位名讳是男高女低，或男左女右（以主位面向外判定左右）；若是一夫多妻，男性牌位主居最高处，女性牌位主根据婚姻关系，按照中、左、右的等级排列。男性牌位主多标注全名，女性通常仅留其姓氏，例如，X门X氏。

九龙堂供奉的神主牌中，绝大多数为夫妻牌位，也有少量男性牌位、女性牌位、跨世代牌位，甚至未成年人牌位。男性牌位多为单独一人，少数为两位男性为同牌位主，女性牌位为祖



林少荣（林路）  
与陈夫人禄位



林志义（林路）  
与六位夫人的神位

母或母亲的单独一人。绝大多数牌位是子孙为祖父母或父母所立，牌位主名称之上标注祖考（祖父）、祖妣（祖母）、考（父）、妣（母），显示牌位主与奉祀人的家庭关系。

祖先牌位中奉祀人的信息显示家族的传承。

九龙堂超过一半的牌位记录有奉祀人信息，也有相当数量的牌位没有奉祀人信息。奉祀人通常是牌位主在世的男性后裔，包括其子、孙，甚至曾孙。如果孙辈人数众多，通常以长孙作为代表。少数神主牌的奉祀人包括女性后裔，有些仅为女性后裔，无子嗣的牌位主通常以过继的子孙奉祀，或是兄弟的后裔代祀。

### 神主牌位的异同

从九龙堂供奉的牌位来看，家中供奉的牌位与公共奉祀的牌位，在尺寸大小、形制内容、雕刻装饰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式

样多变，记录了牌位主完整的个人信息，后者为标准格式，内容根据家族提供的信息加以调整。此外，不同方言群在牌位内容上各有侧重，例如，潮籍林氏的祖先牌位多不标注奉祀人信息，但重视标注牌位主的称号头衔。

林路的神主牌位，为了解本地家庭供奉牌位与公共奉祀牌位的异同，提供了例证。九龙堂供奉着创办人林路与其正室陈水莲的禄位，以及他与6位夫人的神位。2018年，原本供奉在林路家族鼎兴园宅邸的神主牌，包括林路与正室陈水莲的，以及林谋盛生母五夫人方牡丹的，由其后裔从澳洲带回新加坡供奉于九龙堂后堂。

林路家中供奉的神主牌位的牌板，正面记录着牌位主名，背面下方有活动夹板可以取下，在夹层内板记录牌位主的奉祀子孙名。活动夹板上记录着牌位主的所有名字、享寿、生卒时辰与墓葬处。夹层内有一红字条，记录其夫人的闺名、享寿、生卒时辰与墓葬处。牌位采用立体镂空雕刻的龙、凤、牡丹、狮子、喜鹊、梅花等吉祥图案，鎏金饰面，文字信息均以毛笔书写。

在九龙堂供奉的林路与其夫人的神位则采用统一订制的标准牌位。牌头是浅浮雕双龙寿纹，牌身中间为红底阳雕的牌位主名讳，两侧为螭虎



原供奉于家中的林路与正室陈水莲的神主牌位



浅浮雕，左右侧浮雕上部为祖籍地信息，右侧下部为奉祀人信息，均为红底阳雕。牌板背面没有夹层，也没有牌位主的生辰墓葬等信息。底座为绿底洒金板，中间为浅浮雕麒麟，两侧为竹节纹，牌位雕刻部位均以鎏金饰面。

家中奉祀的牌位记录了牌位主详细的个人与

家族信息，以毛笔书写，符合传统牌位的规制，牌位未记录祖籍地信息，采用精湛的工艺加以雕刻装饰；公共奉祀的牌位采用工艺普通的标准牌板做法，牌板仅记录牌位主的基本个人与家族信息，但标注祖籍地信息，显示此类信息对于奉祀在祠堂中的牌位的重要性，以及奉祀人清晰的祖籍地概念，晚期的牌位中祖籍观念逐渐淡化，简化为原籍的省与县。

### 社群奉祀的牌位

作为跨方言群的林氏宗祠，九龙堂前堂中龕中最高位置供奉着7尊林氏先祖牌位，这些牌位的制式与一般牌位不同，尺寸更大，采用镂空雕龙纹鎏金装饰。根据牌位雕刻手法与九龙堂碑记推测，这7尊先祖牌位可能是在不同时期供奉的。兴建之初供奉比干、林坚、林禄，后增加林放、林颖、林韬、林披，均为林氏共同祖先与福建林氏始祖，其牌位的摆放位置符合林氏世系的长幼承继关系，是九龙堂奉祀的共同先祖。

九龙堂前堂亦供奉着3尊本地其它林氏宗团的共同先祖牌位。一尊是福建九龙堂奉祀的神主牌位，牌位主为林德义、林妈坪、林永庆、



开林太始祖比干与陈夫人神主牌位



福建九龙堂宗团祖先神主牌位



入琼始祖林暹与王夫人神主牌位



潮汕林始祖林南山与张夫人神位

林荣美、林有用、林长华、林长喜、林采达，以及开九龙山的林全；一尊是琼崖派众裔孙奉祀的神主牌位，牌位主为宋入琼始祖乾宁路安抚使林暹及其夫人王氏；一尊是新加坡潮汕林氏供奉的始祖——宋大理寺评事大唐君之子元处士钱阳开基林南山与夫人张泥沟的神位。

九龙堂奉祀不同方言群的共同先祖牌位，显示其与这三家宗团的密切关系。被视为新加坡林氏的最高宗亲机构。九龙堂奉祀的共同先祖牌位及其内部装饰，共同起到教化后裔的作用，符合《始建新嘉坡九龙堂记》中所表达的建堂目的——“共庇绵延海外春秋祀典亿万年而勿替焉”。

### 牌位的宗乡观念

九龙堂供奉的祖先牌位显示，本地华族的祖先奉祀与其他地区一样，从宗教信仰演化为慎终追远的孝道表达，成为儒家伦理哲学思想的表述，被赋予社会教化的功能，成为团结族群的手段之一。集合宗族之力兴建的九龙堂，通过祭祀共同祖先、有功德者以及近世祖先，建立起跨方言群的血缘网络，为宗亲提供在本地生存发展的机会，有着明确的互助宗旨。

九龙堂的创办，以宗族之力将祖先崇拜信仰与祭祀文化延续下来，得以保存建堂至今所供奉的牌位，为本地林氏留下珍贵的家族信息。在当代的语境下，家族寻根溯源是跨越宗教信仰的，这些祖先牌位记录了家族承继（宗）和祖籍源流（乡）关系，为后裔的追根溯源提供重要信息。

宗乡机构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宗”与“乡”网络，通过溯源的共情，将后裔与宗乡机构重新连接起来，或许是另一种当代社会责任。一些有着会馆建筑的宗乡机构，可以发展成为特定主题的研究教育中心，是岛国弥足珍贵的资源。

（作者为ON-LAB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 闽南 谚语

## 102则



文·李龙

闽南谚语可说是闽南普罗大众创作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务农时，用闽南话创造出了大量的谚语，内容有劝世的，有鼓励的，有讽刺的，有骂人的，多姿多彩。这些谚语展示了闽南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而且不少谚语具有很美的押韵和诗句特色，有些也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这些在生活经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口头流传下来的独特短语生动有趣，语言形式通俗易懂，丰富了闽南人的生活乐趣。如：“时到时担当，没米煮蕃薯汤”；“人咧做，天咧看”（“咧”字在闽南语中念“了”）。这些谚语用闽南语读出都是押韵的。闽南以泉州语为中心，从泉州源发出各县市不同音调的闽南语，但其基本语根还是可以听懂的。



闽南泉州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现代考古学家的发现，泉州管辖的南安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在先秦久远的年代，早就有人类在这个地区繁衍生息。随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在泉州这个区域内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民俗文化。这里有草莱初辟的泉州先民——“闽越人”，他们有“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以海为田”的故地习俗；有千里跋涉、举族南迁的“中原人”，他们带来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习俗；还有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伸，汇聚了十洲人，他们又带来了海外各地的异俗；还有泉州人漂洋过海，深入“绝域之区”，受到当地风俗的影响而带回来的殊俗。

随着闽南人南来，很多谚语也跟着带来南洋，闽南人在南洋也创造出带南洋本土特色的谚语。经常听到老一辈的福建人用闽南语说出谚语骂人、讽刺人、开别人的玩笑，不但不会令人生气，反而让人感觉很亲切。

以下收集了102例在本地常用的闽南谚语，以飨读者：

1. 江湖一支嘴，讲话胡累累。（形容某些人虽很能说话，做事却一团糟）
2. 树头站乎在，不惊树尾作风台。（只要顾好自己，无畏任何困难的挑战）
3. 龟笑鳖无尾，鳖笑龟粗皮；龟笑鳖无尾，鳖笑龟头短。（两人互相攻击对方的短处，实际两人的水平都差不多）
4. 一圆打四结，铁公鸡。（喻一毛不拔）
5. 一声唔知，万事无代。（喻少惹事为妙）
6. 人情世事陪够够，无鼎兼无灶。（喻人情世事应酬不完）
7. 大目新娘找无灶。（讥眼前之物，竟找不到）
8. 菜头粿假熟。（假聪明的意思）
9. 大鼎未滚，小鼎强强滚。（形容大咖还没开讲，小咖抢着讲）

10. 上司管下司，锄头管畚箕。（讽刺上层爱管下层）

11. 不孝媳妇三顿烧，有孝查某子路遥遥。（喻媳妇再不好也能侍奉三餐）

12. 自己屁股无肉，怨人脚肚生肉。（讥自己瘦却嫌人胖）

13. 叫猪叫狗，不如自己走。（喻求人不如求己）

14. 无彼种屁股，唔通吃彼种泻药。（喻没那种本领，勿做那种事）

15. 厝内无猫，老鼠跷脚。（群龙无首，一切无序）

16. 一时想无到，终身苦到老。（一失足成千古恨）

17. 佛靠扛，人靠装。（菩萨靠人抬才显灵，人靠装扮才好看）

18. 猪仔贪别人槽。（自己的不吃，专爱贪吃别人的）

19. 十嘴九卡仓。（卡仓：屁股。指七嘴八舌吵闹不休，意见无法统一）

20. 无空寻缝。（意喻无事找事）

21. 老鼠共猫过生日。（意喻所做的事假情假意）

22. 娶某时，生仔运。（娶某：娶妻。意喻人处于好运气的时期）

23. 人咧衰，放屁弹死鸡（也有说“人咧衰，吐扣税弹死鸡”）。（意喻人运气不好时，做任何事情又再招来不幸）

24. 一个剃头，一个板耳。（意喻一个人可以办成的事用了两个人）

25. 鸭仔落水身就浮。（意喻人是容易适应环境的）

26. 瘦瘦水牛三担骨（意喻有真本事的人在任何条件环境下也能发挥作用）

27. 吃米不知米价。（意喻只知享福而不事生计）

28. 半桶屎起路摇。（意喻一知半解却到处

招摇)

29.有偌大的脚，穿偌大的鞋。（意喻事物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

30.没那种卡仓（屁股），要坐那种大厕所。（形容不知量力）

31.三分人七分妆。（形容人是三分本分，七分打扮）

32.龟笑鳖无尾，鳖笑龟头短。（五十步不要笑百步）

33.少年不会想，吃老不成样。（年轻时不会想，老了就不成样。意即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4.船过水无痕。（事情过了，不要记仇恨）

35.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花不会天天艳红，人也无法日日好）

36.靠山山会崩，靠水水会干。（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

37.输入毋输阵，输阵难照面。（不怕输，怕输就面子不好看）

38.人情留一点，日后好相看。（要给人留一线生机，以便日后好见面）

39.伺饲无论饭，伺父母算顿。（调侃一些人只顾养子女，不顾养父母）

40.双手抱困仔，才知父母养时苦。（自己双手抱着孩子时，才知道父母养儿的辛苦）

41.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田头。（做人知恩报恩）

42.做著歹田望下冬，娶著歹某一世人。（耕种不好的田就希望冬天来，娶到不好的老婆要过一世人。劝人结婚要选对人）

43.人牵毋行，鬼牵遛遛行。（说好人引导你不走，坏人牵住你就跟着扒扒走）

44.毋会(袂)泅嫌溪弯（不会游泳，就说溪弯曲。形容不懂做事找藉口）

45.一枝草，一点露。（你有多大的努力，就有多大的成果，劝人不要偷懒）

46.人咧做，天咧看。（是说人在做，天在

看。是劝人不要做坏事）

47.听某嘴，大富贵。（要听老婆的话，才会大富大贵）

48.一样米饲百样人。（是说一种米，养出不同的百种人，是说人各有志，各有不同的人格）

49.天公疼戇人（老天会疼惜戇人，有点羡慕别人的成就的意思）

50.三年一闰，好歹照轮。（运势会随着时间的转移而改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51.惊某（闽南音,意思老婆）大丈夫，拍某猪狗牛。（怕老婆的是大丈夫，打老婆的猪狗不如）

52.赚钱有数，性命爱顾。（赚钱有限量。身体健康要照顾）

53.心歹无人知，嘴歹上厉害。（心里坏，没有人知道；嘴上坏才厉害）

54.人饲人一枝骨、天饲人肥律律。（形容一个人落魄时，穷困潦倒，走好运时，大富大贵）

55.神仙打鼓有时错，脚步踏差谁人无。（说的是谁都会犯错，要原谅犯错的人）

56.细汉（小时候）偷挽瓢，大汉（长大后）偷牵牛。（小时偷碗杓，长大后就偷牵牛，形容小时作小偷，大人作大盗）

57.毋会生牵拖厝边。（自己做错事，不要牵挂到别人）

58.父母在生食四两，较赢死了拜猪羊。（比喻父母在生时，就要孝顺，胜过死了拜猪羊）

59.讲人，人到；讲鬼，鬼到。（如说曹操，曹操到）

60.阉鸡叹凤飞。（形容东施学西施，羡慕凤凰飞上天）

61.娶某大姊，坐金交椅。（娶年龄比自己大的老婆，就会有福气）

62.爱婧(美)毋惊流鼻水。（爱美不怕流鼻水，爱美的人不怕撞墙流鼻水）

63.红花插头前，（形容好炫耀的人，做事爱邀功）



64.一人一家代（事情），公妈随人祀。（各管各的事互不相干）

65.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比喻在家族中，舅舅的地位最大，席的场合，要坐大位）

66.田无沟水无流。（比喻朋友交恶，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任何的瓜葛）

67.你看我普普，我看你雾雾。（互相轻视）

68.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两个都一样好坏，不相上下）

69.好酒沉瓮底，好戏在后抵。（好的东西在后面）

70.水丑没得比，爱到恰惨死。（爱得很深）

71.请鬼拿药单。（稳死无疑）

72.乞丐赶庙公。（鸠占雀巢）

73.人来才在扫地，人去才要泡茶。（表示没有诚意，下逐客令）

74.猪不肥，肥伧狗；稻仔不长，长伧草。（指该肥的不肥，该长的不长，搞错对象了）

75.吃饭皇帝大。（民以食为天）

76.吃人一嘴，还人一斗。（人情大过天）

77.吃饭用碗公，做事闪西风（有得吃就来，做事就闪开）

78.欠债怨债主，不孝怨父母。（指人不知自我反省，一切错推给他人）

79.饲子是义务，吃子看新妇。（把养育儿子当义务般无怨无悔，但老了儿子奉养，还得要看媳妇的脸色）

80.风吹断了线，家伙去一半。（指大势已去）

81.散人人人惊，做婊坐大厅。（笑贫不笑娼）

82.有钱乌龟坐大厅，没钱秀才人人惊。（看不起穷人）

83.细孔不补，大孔咧叫艰苦。（孩子小时不教，大时叫辛苦）

84.生的放一边，养的功劳恰大天。（亲生的放一边，养的功劳才大过天）

85.生鸡卵无，放鸡屎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86.歹心黑肠肚，要死初一十五。（骂人语，咒人死）

87.兄弟是兄弟，随人顾家己。（即使是兄弟，最后也是为自己的）

88.一人一家代，公嬷随人栽。（指各自的公嬷各自供奉，意即各人的事个人自己去处理）

89.一代亲，二代表，三代煞了了。（关系一代不如一代）

90.大人烦没钱，团仔喜过年。（新年到，大人烦恼无钱过年，小孩欢喜有红包拿）

91.少年拼出名，吃老顾名声。（少年人拼搏要出名，老人家老了要顾名声）

92.乞食（乞丐）讲大话。（指人昧于现实，净说些不可能的大话）

93.人说一个影，伊生一个孩。（捕风捉影，澎湖吹牛）

94.偷掠鸡，也要有一把米。（指人只想获得却连最基本的付出也不愿意。犹如既要得又不付出）

95.时到时担当，没米煮蕃薯汤。（船到桥头自然直）

96.一时想无到，终身苦到老。（一失足成千古恨）

97.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众人同心协力，黄土就会变黄金，意思是团结就是力量）

98.有钱人惊死，无钱人惊无米。（有钱人怕死。无钱人怕没米）

99.鸭母装金原扁嘴。（丑的事物再掩饰仍是丑）

100.一声唔知，万事无代。（喻少惹事为妙）

101.飞机飞下海，红毛吃狗屎。（殖民地时代骂洋人的话）

102.给人吃死鸡。（冤枉人，使人无法辩白）

（作者为本地作家）

## 蔡厝港

##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文图 · 李国樑

# 新

加坡西部的蔡厝港地广人稀，走过19世纪的种植园与20世纪的甘榜之路，如今有17万居民在约5万个建屋局单位里安家，地铁和轻轨穿梭在千家万户之间。

蔡厝港起源自19世纪初的港主时代，潮州先民沿着乘祥河开辟甘蜜种植园。当河畔的土地不再肥沃时，先民向内陆发展，形成人虎争夺地盘，森林大王吃人，猎人上山打虎的局面。当园主转移阵地，越海到柔佛种植的时候，蔡厝港恢复荒凉。

19世纪末福建先民迁入，延续垦地安家的作业。1930年最后一头老虎在蔡厝港村被猎杀，本地从此告别虎踪。这个年代，各籍贯人士和异

族同胞已经在同一片土地上和谐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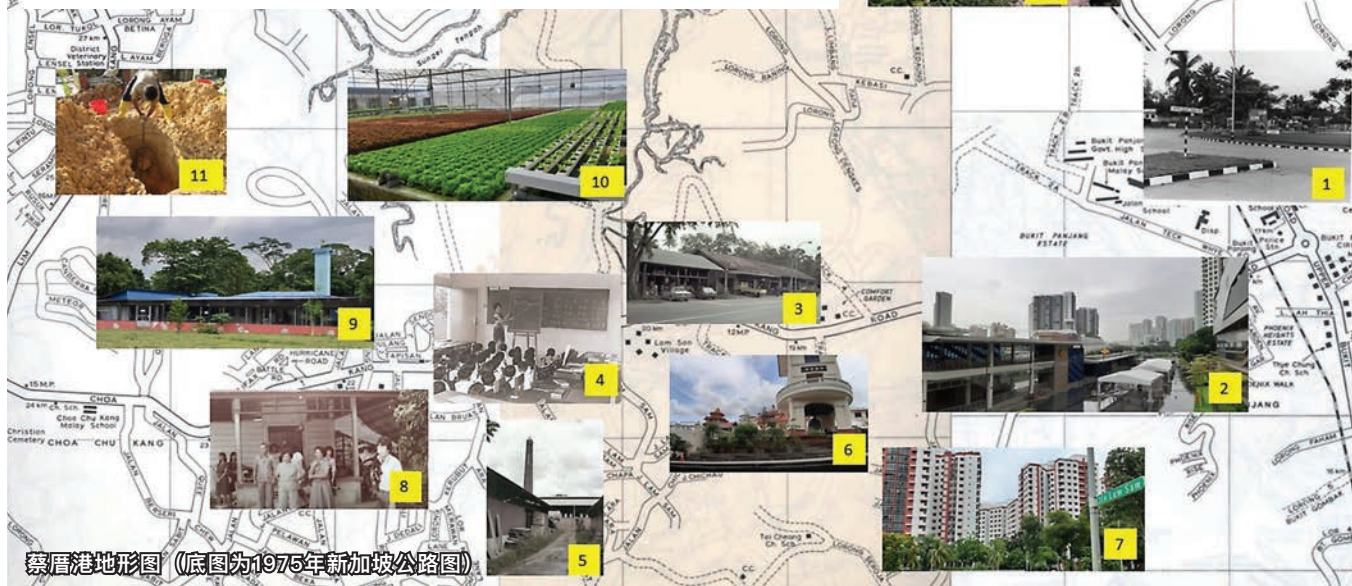
蔡厝港的整体农业发展经历过甘蜜与胡椒、橡胶与黄梨的种植阶段。新加坡独立后，居民对胡椒种植业趋之若鹜，有些胡椒园已由第二代接手。70年代美国炸鸡进入本地，这里的养鸡人家甚至供应鸡只给炸鸡连锁店。蔡厝港的其他特殊行业包括饲养牛蛙、鳄鱼、乌龟等。

## 现代蔡厝港的原点

十里广场（Junction 10）是新加坡公路网的中心点，地处蔡厝港、兀兰和武吉班让的交界，昔日南下北上西行的各路人马先在这一带歇息，形成热闹的墟集。十里广场所在地是从前的警



- 1.发展前的十里广场交界
- 2.十里广场
- 3.从前的南山村
- 4.乡村年代的南山学校
- 5.消失的亚洲砖厂
- 6.海印古寺
- 7.碧林路 (Brickland Road), 前蔡厝港村所在地
- 8.典型的蔡厝港居民
- 9.马来回教堂 Masjid Al'Firdaus
- 10.国华科艺农场, 前东成村所在地
- 11.蔡厝港华人坟场的起坟活动
- 12.斯里兰卡兴都教徒的 Sri Arasakesari Sivan Temple



蔡厝港地形图 (底图为1975年新加坡公路图)



1970年代的蔡厝港街景, 富有马来西亚小镇风味 (图源: 互联网)



十里广场一带的前新马铁路控制室, 绿色廊道上的昔日轨迹依稀可见

察局, 与乡村、养鸡场和来往新马的百年铁路为邻。铁路的自动闸门开关频繁, 车辆都必须停下来, 耐心地等候火车驶过, 转眼间独特的风景线已经消失十个年头。

墟集附近居民人气最集中的, 是位于蔡厝港路12英里一带的蔡厝港小镇。这里村落密集, 有捕杀猛虎的蔡厝港村、种植甘蔗的Kampong Cutforth, 鱼塘风光Kampong Bereh, 濒水的双溪登雅村 (俗称东成村) 和以学校命名的南山村。现在的碧林路 (Brickland Road) 就是前蔡厝港村所在地。

地处登雅河 (Tengah River) 和秉祥河 (Peng Siang River) “两河流域”三角洲的东成村, 堪称现代蔡厝港的发源地。南安人到此地开垦, 形成内东成村和外东成村, 全盛时期住了两三百户人家。为东成村延续香火的, 就是迁移至德惠巷的百年古庙蔡厝港斗母宫。关于古

庙的起源, 据说是村民请来九皇大帝的香火后, 得到该区领袖王可味的支持, 创建斗母宫来供奉神灵。

## 南山与北山

东成村跟该地区的南山学校渊源深厚, 创校的经过跟将一生心血全放在蔡厝港的王可味密不可分。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那年, 也是王可味出生的年份。他10岁下南洋, 跟父亲在裕廊农场工作。父亲去世后, 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搬到内东成种植黄梨和割胶。二战蔓延至新加坡前, 王可味与朋友合伙, 在南山村大街经营杂货店。

那个时候, 乡民倡议把在民房和戏台上课的蔡恩义校和东成学校合并为新的南山学校。日军攻打新加坡时, 一些参与建校的村民不幸罹难, 等不到学校落成。



战争结束后，王可味和其他乡贤接过创校的棒子，南山学校于隔年在斗母宫和日军留下的货仓开课，新校舍落成后成为当地的亮点。乡村局将那一带以学校命名为南山村，道路称为惹兰南山，形成先有学校后有村的格局。

30多年前，南山学校和林厝港的亚妈宫学校合并成为政府学校（South View Primary School），不过保留着“南山小学”中文校名。

既然有南山，应该有“北山”吧？居民心目中的北山为双溪登雅路（Sungei Tengah Road）这个小山坡，其中经营40多年的国华科艺农场以水耕法种植芥兰、苋菜、生菜、小白菜等，供应给本地市场。



国华科艺农场以水耕法种植芥兰、苋菜、生菜、小白菜等，供应给本地市场

农产曾经是新加坡的主要作业，应付内需绰绰有余。曾几何时，辛苦低回报的传统农业被淘汰，农场景观从熟悉变得陌生。新冠疫情期间，食物供应链的脆弱性立见，政府连忙推出新加坡农产品“3030愿景”。如今一些城市农夫传来捷报，本地研发的淡马锡稻米亦小有收成，未来几年，科技农场是否能够扭转过度依赖农作物进口的趋势，值得大家关注。

## 蔡厝港的早期工业区

南山村一带是蔡厝港的早期工业区。上世纪50年代，黄种行看中附近的天然土壤，决定在此地创建亚洲砖厂。

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兴建大量组屋来安置居民，砖块的需求量激增，建屋局甚至收购新新砖厂，投入巨资来提升产量。亚洲砖厂搭上时代的顺风车，生产的砖块成为许多昔日新镇的建材。

上世纪90年代，建屋局以预制墙面的现代化技术来取代人工砌砖。进入21世纪，强韧化的透光玻璃成为建材主流，砖块的需求量进一步减少，产砖已失去经济效益。蔡厝港半个世纪的窑火熄灭了。

## 女皇镇丰兴山居民在蔡厝港落户

二战后的新加坡，许多乡村居民到市区谋生，造成市区边缘出现许多非法木屋区。蔡厝港13与14英里的原住民则是从市区边缘迁徙到乡野的异数。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殖民地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批女皇镇丰兴山（现在的女皇镇体育场一带）居民必须于四天内迁往蔡厝港13与14英里。居民搬到连间茅厕都没有的荒山野岭，来不及搭建房屋的只好风餐露宿，或者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

卓孙笔（阿笔）是我多年前的校友，在蔡厝港13英里土生土长。这个地区直到1989年才被征用，成为克兰芝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阿笔的乡居生活，也是典型的在地华人住户的经历。阿笔一家十口住在木板锌板屋，屋前露台有洋灰矮围墙，大门装上铁闸，屋顶和木墙间刻意留下通风口。

客厅的洋灰地板铺上漆席，吃饭的时候将多用途小桌上的书本杂物搬走。饭后兄弟姐妹们围着桌子做功课，时而发生口角。反正打虎不离亲兄弟，共用的空间堆砌起共同记忆。

至于屋前的空地可接地气了，有铁篱笆围成的鸡寮、晾衣服的空地、还有自建的篮球架。由于找不到工人挑粪，索性自己在屋后搭建厕所，完事后将夜香冲到厕所外的粪坑。反正土地不缺，粪坑满了就用泥土盖起来，挖过另一个粪槽粪坑。

毕业后，阿笔在武装部队学院当兵，受训时到住家附近行军。由于对地形了若指掌，甚至带队友回家小休。在目的地等候的长官见他们行军精准快速，还特别嘉奖呢！至于武装部队训练学院的实弹演习场和登格蓄水池，就是从前蔡厝港的尽头，居民以烟草和胶林为业。

那个年代的军训地区跟平民住宅重叠是颇常





新马铁路廊道旁的兴都庙 (Sri Arasakesari Sivan Temple) 是本地少见的斯里兰卡庙宇



海印寺收藏的徐悲鸿墨宝

见的。虽然长官“命令”不准干扰居民，但更多时候是乡间杂货店老板看到阿兵哥来了，立刻打开大雪柜，可口可乐加盐、七喜、绿宝等成为抢手货。

居民神通广大，早已知道阿兵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由家中的美眉上阵，或推着脚车，或骑着摩多到休息处兜售。阿兵哥在军营对着清一色的室友，不禁眼前一亮，塑料袋饮料和咖哩卜霎那间销个精光。美眉开心地抛个飞吻绝尘而去，给阿兵哥留下缕缕思念。

### 各族人士的宗教色彩

阿笔家不远处便是旧蔡厝港路的武林山和马来甘榜，形成一里路一个村庄的格局。一个甲子前，居民在菜园里兴建朴素的马来回教堂Masjid Al'Firdaus (原名Jamek Mosque)，标志不是熟悉的圆穹顶，而是传统塔楼、新月和星星。

新马铁路绿色廊道旁的传统兴都庙Sri Arasakesari Sivan Temple则是另一番景色，呈现本地少见的斯里兰卡庙宇建筑风格。慈悲为怀乃宗教的特性，许多庙宇为弱势民众提供免费膳食，Sivan Temple同样跟民间组织合作，为一些马西岭居民提供免费餐饮。

南山学校一带的海印寺根据《华严经》的“海印三昧”之说而得名。徐悲鸿在芽笼江夏堂居住的时候为海印寺题字，大家参观寺庙之余，不妨同时欣赏大雄宝殿内徐悲鸿的墨宝。约一个世纪前海印寺初创，原为专供妇女学佛的道场。二战时期，寺庙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军政府为寄宿的女信徒和小孩提供基本必需品。随着女

信众年华渐老，古寺转型为现今的僧伽道场。

### 蔡厝港的迁葬业

登加空军基地是为了防卫日军侵略，特别建造的军用机场。国防部计划扩建登加基地，将巴耶利峇空军基地搬迁到此处，蔡厝港坟场的8万个华人与回教坟墓受到影响。

蔡厝港坟场于二战结束后正式启用，那是目前本地唯一允许土葬的坟场，法律规定埋葬超过15年的遗体必须挖掘出来，让其他人使用。随着多数国人接受火葬，许多坟墓早已超过年限，有些甚至找不到后人了。

出于对现代二度葬的好奇，我跟随在蔡厝港坟场出入一辈子的Johnny，以及他旗下的起坟师和捡骨师，进一步了解迁葬作业。

Johnny祖孙三代都与尸骨为生，非黄道吉日不起坟，农历七月也不起坟。拿着锄头挖坟的工人以印度与孟加拉客工居多，一个半小时便挖出五尺深坑。想当年我当兵时挖掘差不多一样大小的战壕花整个晚上，可真觉得汗颜。

开棺和捡骨由另一组人负责。根据捡骨师的经验，三年左右尸体便完全腐化，只剩下骨头。捡骨师先从手掌部位开始，寓意见面的礼貌与尊重，同时请亡者起身，接下来顺序为双脚、臀、胸部，最后才到头部。用白米酒将骨骸清洗后送到蔡厝港坟场火化场，两个小时后骸骨化为小石子盛在骨灰瓮中，安置在主人安排好的地点。

捡骨师表示做这行必须命中带火，阴魂野鬼才会退避三舍。周末半夜的坟场特别热闹，有些赌徒跪在新下葬的坟前求财，有些载着金银元宝

和纸扎品前来答谢，上演着另一类远郊风情画。

蔡厝港的迁葬作业是后人怀念先民的方式之一，老地址出现在新地方则异曲同工，将消失的旧时光以另一种形式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许唯一不变的是，蔡厝港依然保留着朴素的乡野角落，不经意间串联古今。

#### 参考文献：

- [1] 黄向京，“亚洲砖厂第二代：经营砖厂如开杂货店”，《联合早报》2014年9月7日。
- [2] 新加坡南安会馆，<https://www.lamann.org/media-interviews-14> accessed 1 September 2021
- [3] 《浮生街影3》（第4集）：乡土寄情蔡厝港，新传媒。
- [4] “From Villages to Flats (Part 1)-The Kampong Days”，<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2/04/04/from-villages-to-flats-part-1/> accessed 20 Apr 2021.
- [5] Joshua Lee, “Ever wonder why Choa Chu Kang is called Choa Chu Kang?” <https://mothership.sg/2016/10/ever-wonder-why-choa-chu-kang-is-called-choa-chu-kang/> accessed 20 Apr 2021.
- [6] Ng Yew Peng, “What’s In The Name? How The Streets And Villages In Singapore Got Their Name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8, ISBN 978-981-32-2139-0.
- [7] Toh Guan Nge 16 October 2018,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65763383605892/permalink/1013595042156052/>.

#### 题图说明：

蔡厝港：19世纪的种植园，20世纪的乡村，21世纪的现代化成熟市镇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协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 Choa Chu Kang, a fusion of serenity and modern living

Choa Chu Kang is a sparsely populated area. The modern facilities and tranquil scenery are interwoven with the unflinching love of the early villagers.

Choa Chu Kang has its origins se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hen early Chinese settlers lived along the Peng Siang River. They moved further inland and fought with tigers for living spaces. The last local tiger was killed in Choa Chu Kang Village in 1930. In this era, people of various races and dialects were already sharing the common land harmoniously.

Choa Chu Kang'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phases of gambier and pepper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rubber and pineapple cultiv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fter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some farmers here branched out to orchid nurseries. Interestingly, when a U.S. fried chicken giant was looking to set up outlets in Singapore in the 1970s, farmers here also supplied chickens to the food chain.

Junction 10 is the midpoint of Singapore's road networks. The century-old Malaysia railway was just next to it. Local folks would probably acquaint with the train and level crossing which had disappear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area around Choa Chu Kang 12 mile is where the former Choa Chu Kang Village was located and has become Brickland Road today. The villages adjacent to it include Kampong Cutforth, where sugar cane was grown, Kampong Bereh with several fish ponds, Kampong Tengah facing the waterfront, and Lam Sam village which was named after a school.

After WWII, Nam San School started its education journey at the Tao Bu Keng Temple and a vacated warehouse. Ong Koh Bee, a community leader there, raised funds with other villagers in order to build a proper school. Eventually, the Nam San School became an icon of Choa Chu Kang. The Rural Board named that area Lam Sam Village and the road Jalan Lam Sam, all of which are after the school.

In 1990, South View Primary School was established by merging Nam San school with Ama Keng School in Lim Chu Kang.

The pioneers of Choa Chu Kang 13 and 14 mile moved from villages in Queenstown to make way for new town development in the 1950s. As the inhabitants moved hastily to the formerly deserted area, many of them could not even build their shelters fast enough and had to live under the roof of others.

The traditional places of worship here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Masjid Al'Firdaus is a mosque surrounded by vegetable farms when first erected 6 decades ago. It resembles the serene nature of the old mosques generally marked by tower, crescent and star.

The Sri Arasakesari Sivan Temple, erected next to the railway corridor, has an exceptional style of Sri Lankan's temple architecture. The temple is dedicated to the main deity Shiva, the God of Destruction, as well as Krishna, Ganesha, and Velmurugan.

When the Hai Inn Temple near the defunct Lam Sam village was founded about a century ago, it was a place solely for female devotees to learn and practice dharma. The China artist cum calligrapher Xu Bei Hong personally inked the words “海印寺” (Hai Inn Temple) which were then engraved onto the signboard.

The Choa Chu Kang Cemetery is a peaceful resting place for the dead. It is the only local cemetery for burial. The law requires that remains buried more than 15 years be exhumed and made available for others. However, by the 1990s, Singaporean had embraced cremation which made exhumation more of an afterthought. With the plan of relocating the Paya Lebar Air Base to the west, 80,000 Chinese and Muslim graves would have to give way for the Tengah Air Base expansion. Exhumation is inevitable now.



# 戏剧火苗照亮着陈明菊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 陈

明菊是五十年代积极参与话剧活动的前辈，退休多年，却是雍容大雅，健康亮丽。见到了她，让我想起伦敦大学学院（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基于6000多名参加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的结论：从事艺术活动的人乐观、健康、长寿。采访她的那天，她回忆往事，如数家珍。

陈明菊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她的父亲当时在管理李光前先生在苏门答腊北部的胶园，公司的别墅就在离棉兰67公里的马达山山顶上，年均气温只有十几度。从别墅俯视，一望无际的山坡上种满了圣诞树。别墅的花园，除满园鲜花外，还种植了许多樱桃树和各种果树。山坡下有一排峇达族工人的住房，峇达族工人高大壮硕而忠实可靠，他们除了打理花圃和草地，也负责养家里的三匹马。明菊和哥哥姐姐就常由他们牵马下山，童年的美好记忆，至今历历在目。明菊说：“小时候，每天傍晚父亲和我们在花园的草地上听音乐，抓五颜六色的甲虫。如果抓到的是叩头虫，把它放进火柴盒，它就在里面磕头发出叩叩叩的声响。我在当地念了几年书后，像不少当时棉兰的华人一样，觉得要是有条件，还是应该到新加坡升学好。”

陈明菊9岁时，父亲离开那间公司，到新加坡来做树胶生意，因此举家移居。在父亲的朋友的帮助下，陈明菊的哥哥和弟弟，顺利进了道南学校。道南学校是男校，她入学的时候，只有林居仁校长的女儿和她是女性，陈明菊插班读五年级。当时也没有校服，妈妈给她穿上了白色的衣服和棕色的裙子。林校长看了，觉得这套服装好看又大方，便决定依此做校服。道南学校的女生校服可以说是从陈明菊开始的呢。

## 在南洋女中燃起热爱戏剧的火苗

陈明菊的父亲知道道南学校是所好学校，但始终觉得女生就读男校不太适合，就通过熟人接洽，捐了一笔义款给南洋女中，让陈明菊参加了入学考试。在印尼时，陈明菊就曾和哥哥姐姐们一起上私塾，华文基础不错，所以入学考并没有难



退休后活跃于音乐晚会的陈明菊

倒她，顺利被录取成为中一学生。第一天到南洋女中报到时，却闹了一个笑话。当时，陈明菊个子娇小，脸蛋红润。开学第一天，不知道课室在哪里，她就问一位老师“一年级”课室在哪里。老师看她个子很小，以为她说的是小学一年级，就带她到小一的课室。后来，小一的班主任来上课，问明详情后，才知道这是个小乌龙。

陈明菊小时候学的是踢踏舞，而且跳得很好。不过，父亲认为如果把舞蹈当成一生的职业追求，有其局限。因为一个舞蹈员在舞台上的时间短，很难持续多年，所以没有让她到国外舞蹈学校留学。对舞台艺术有浓厚兴趣的她，很自然就参加叙别会的活动。

叙别会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华校高中毕业班学生为了感谢母校六年来的培育，利用星期日和每个学期结束后的假期，回到校园在课室里排演节目的活动。没有专业演艺老师指导，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学习舞蹈、排演短剧、练习歌曲或华乐全靠自学成才的学长们指导。叙别会在学校礼堂或租借羽球馆演出，也考验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创造力。陈明菊就是在毕业生叙别会的活动中点燃了戏剧的火苗。在人生的道路上，戏剧和音乐，照亮了她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

## 《爱情与面包》是戏剧长跑的起点

南洋女中的学生没有单独组织叙别会演出，而是和南侨、南华学生一样，参加没有女生的华侨中学的叙别会。“华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我们都会欣然前往，利用星期日和每个假期到华中的课室排练。高年级班的学长们都没有经过艺术专科学校的训练，他们都是很有创造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一群热心青年。节目有的是根据来自中国的舞蹈或话剧剧本排练，例如《红绸舞》《青春舞曲》和《采茶扑蝶》等用的是中国舞蹈剧本。《团结紧》《插秧苗》和《打黄狼》等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节目。那些年的中学生叙别会活动，可以说是多姿多彩。在节目排练中，小导演们给予同学细心指导，传授的不止是技术，也让大家更友爱。”

有趣的是在活动中，也有“无心插柳柳成

荫”的佳话。有一次，叙别会要排一部短剧，苦于找不到适合的男角。陈明菊的弟弟陈四庆，当时和前总统王鼎昌是同学、好朋友，同样弹得一手好钢琴，彼此常有来往。明菊向剧组推荐邀请外号叫“Do Re Me”的王鼎昌同学和南中林秀梅同学合演。没想到他们志趣相投，十分投缘，最后桑结连理，成为一对好夫妻。

有一年，华中叙别会演出的话剧《爱情与面包》，戏里有一个小孩的角色，扮演者便是陈明菊。演出那晚，戏剧界前辈王秋田、刘仁心、黄天能等人去看戏，看完后，这几位前辈就去后台找她。原来这批人组织了一个叫做“艺术剧场”的文艺团体，准备排演曹禺的《日出》，他们一直在物色一位少年演员来演“小东西”这个角色。陈明菊坦言自己没有经验，怕演不好，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前辈们看她外型合适，在《爱情与面包》里演得不错，是个有灵性的演员，鼓励她到艺术剧场去对台词试试。导演最后选了她演“小东西”。这部以抗战前的天津为社会背景的四幕剧，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世界



陈明菊（右）在艺术剧场的《雷雨》中扮演四凤



经济恐慌影响下，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里的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在这部戏里，曹禺塑造了一个年仅13岁、孤苦伶仃的“小东西”一角。这个可怜的孩子竟然被黑帮头子金八爪牙拉到妓院卖掉，最后，不堪金八的凌辱和毒打，自尽而死。《日出》让陈明菊崭露头角。接下去，她被选为艺术剧场另一部曹禺名作《雷雨》四凤的扮演者。有一回排到一半，陈明菊病倒了，导演王秋田等人十分着急。《雷雨》将在维多利亚剧院一连演出七天，万一到时再生病怎么办？陈明菊于是就介绍同学胡南飞来参加，AB两组四凤，确保了《雷雨》的顺利演出。

年轻时的陈明菊也是个游泳健将，曾经还代表中华游泳会参赛，课外活动很多。有一次，和道南学校的代课老师刘天凤（曾任《星洲日报》记者）不期而遇。刘老师告诫她道：“有机会进入南洋大学，要集中精力把书读好，把握好读大学的机会。”刘老师还带她到上海书局买书，勉励她多读书。这时，她才意识到以前抱着“生平无大志，只求六十分”的态度读书是错误的。进入南洋大学后，陈明菊真的就暂别话剧舞台，认真读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南大毕业后，她在师资训练学院毕业时，考获华文科金奖状。起初她被派到中正教书，不久后被调派到南侨女中，在南侨女中执教十多年间，负责学校的戏剧活动。

## 南洋初级学院多彩的舞台艺术

1978年成立的南洋初级学院，由谢坤福和

颜振裕分别担任院长和副院长；中文部主任廖为祥（笔名廖青）是写作人；英文部主任是Belinda Charles。陈明菊、庄声涛（墨澜社创办人）、余平光、蒋民德等，都是在不同领域各有成就的老师。他们在中文学会的旗帜下，开展校园文艺活动。陈明菊热情地邀请她熟悉的戏剧界长辈和朋友们开展校园戏剧活动。学院开张那年，便有双簧和短剧演出，翌年，在学院的“文化之夜”推出了中国舞蹈家梁伦讽刺和批判封建婚姻的独幕小舞剧《驼子回门》。英文部推出英语音乐剧《花鼓歌》，展现了这所刚成立的学院课外活动的鲜明特色。

古罗马大诗人贺拉斯（Orazio Flacco）说得好：“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1980年，南初办第一届戏剧节，“在数间初级学院的文学、戏剧与辩论学会推出的演出当中，以形式多样化、动员人数众多、文化接触面最广的，首推南洋初级学院。这个演出，是多年来中学生文艺表演中声势最浩大的一次”（李农，1980年6月15日《南洋商报》）。南初多年的《戏剧节》，何以能涵盖了多民族舞蹈、舞剧、短剧、相声、粤剧、京剧、南音、新谣等多种艺术形式？陈明菊说：“一是谢院长的大力推动和同事们的通力合作；二是艺术剧场以及同是棉兰来的芭蕾老师、朋友谢瑞云等的倾力协助。那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工作者如黄天能、梁巧珍、胡桂馨、蔡曙鹏、吴书玉等为传承文化的奉献精神 and 为校园文艺园地播种的内在动力，令我深深



南初学生1980年演出黄天能和梁巧珍导演的舞剧《娶新娘》



青年文化奖得主李诗谣（右）参加南初1987年戏剧之夜演出《秋江》剧照

感动。对他们义务来南初帮忙，我一直是心存感激的。”

南初那个时期的文化活动，最为人赞扬的不止是呈献出来的节目多姿多彩和演出质量，学院还办学生文艺座谈会、新谣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了同学们思辨能力。他们出版《棕榈》文艺刊物和学生文丛，更在演出前后举办戏剧讲座。廖为祥主任为戏剧节写剧本（如《残局》），陈明菊指导学生演戏（如《异乡人》《睦邻》《变色龙》等），师生们同心协力开展校园文艺活动，符合南初的校训“共同建设”。戏剧界很多知名人士都为南初的戏剧活动写过文章。如剧作家田流、李农（蔡曙鹏）、作家杨萱、谢川成、曾任南安会馆主席的陈英来（笔名陈喜）、《道德经》专家张德顺（笔名张顺）等等都在报章上发表了肯定南初戏剧活动取得成绩的文章。后来，陈明菊被调派到南初的辩论学会时，也同样得到许多戏剧界知名人士的拔刀相助。这期间，她与多位老师一起挑起重担，把南初辩论学会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为南初夺得电视台主办的大专辩论会冠军。

## 退休后幸福满满的新角色

退休后，陈明菊有了新的人生角色。同安会馆邀请她负责康乐组，策划与主持了不少活动，也去唱唱歌自娱。有一次，朋友拉她参加一个在新山举行的卡拉OK歌唱比赛。作为初学者，报名后得知共有七十八人参赛。比赛规则是：唱不好，裁判就会直接按铃，即使唱到一半也要立即下台。陈明菊老师当时还没有正式学唱歌，但以为唱歌就像演戏一样，需要根据歌词的内容，表达感情。因此在参赛时就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最后一夜》的那种失望、迷茫和期待表达得淋漓尽致。唱完后她手脚冰冷，宣布的比赛结果却令她难以置信，陈明菊鳌头独占夺得冠军！从那时起，她也开始对歌唱有了信心。随后，她在李国华、夏蕙学和吕昭昭设在联络所的歌唱班学习，积极参加卡拉OK小组和合唱团，先后到台南、纽西兰交流演唱，不断挑战自己。她早年的



陈明菊退休后出任同安会馆康乐组负责人，策划与主持活动



首次参加新山歌唱比赛一举夺魁

戏剧训练在退休生活中不时会激发出奋进的力量。疫情爆发的这两年，她不断录制歌唱直播节目，自觉幸福满满。

回顾从学生时代与戏剧结缘，到为人师表后在校园推动校园戏剧，陈明菊的生活一直有戏剧陪伴。新冠病毒来袭之前，她转换跑道在麦克风前大展歌喉，展现了她的多才多艺、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正像诗人何其芳写的那样：“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她的戏剧人生，赋予她积极乐观生活态度，乐观的心态对人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也许正是她依然雍容大雅，健康亮丽的主要原因。

（作者为本地戏剧爱好者）





# 马来戏剧邦沙旺 柳暗花明又一村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已故马来艺术界前辈哈芝哈密阿末 (Hj Hamid Ahmad) 以毕生精力传承与维护的马来戏剧邦沙旺 (Bangsawan), 没落一时, 看似近乎走入历史。然而, 近年邦沙旺进入校园。在不久前马来文化馆 (Malay Heritage Centre) 主办的2022年度马来文化节, 推出了一场精致打造的邦沙旺演出和一个富有创意的邦沙旺工作坊。他在天之灵若知道这些新发展, 一定感到欣慰。哈芝哈密1991年在曼谷举行的“东南亚传统剧院”会议上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题为《新加坡邦沙旺: 历史视角》的论文。一字一句, 都含着深厚的感情。那是一位热爱民族艺术的先驱内心深处的话。该活动是我在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 (SEAMEO) 考古和艺术区域中心担任高级专家 (表演艺术) 期间, 策划与召开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之一。在“东南亚传统戏剧”研讨会上, 作为新加坡代表之一的哈芝哈密提议将邦沙旺作为学校课外活动 (ECA) 的一部分, 让学生接触民族传统艺术。如今, 他的梦想已经变成现实。

最近, 淡马锡胡姬邦沙旺剧团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 在南华中学举办了专

为中学生量身定做的工作坊, 很受学生欢迎。负责这项活动的南华中学双文化部主任老师萧裕泉说: “每年南华中学都会举行中二年级多元文化学习营。过去几年, 我们邀请了淡马锡胡姬邦沙旺剧团为同学们表演和讲解邦沙旺。这些邦沙旺的剧目展演与讲解, 如取材自本土的民间故事《红山的传说》, 寓教于乐。同学们在欣赏邦沙旺的表演或参与活动时, 能学习到一些马来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当他们对照华族和马来族的传统价值观时, 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 参与活动的同学们都获益不浅。”

负责在南华中学组织工作坊的剧团制作人阿斯汉 (Azhar) 现任南洋理工学院讲师, 今年46岁, 业余时间推广邦沙旺。阿斯汉说: “对有机会进校园的传统戏剧团体来说, 这是一个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淡马锡胡姬邦沙旺剧团必须思考如何让对马来文化完全陌生的异族, 通过我们的讲解与演出, 让他们对邦沙旺及他族文化产生渴求了解的欲望, 进而对异族同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到兴趣, 是我们最关心的。因此在选材和讲解两方面, 我们尽量做到趣味性与教育性兼顾。”



邦沙旺是什么？它是在新加坡流传了有130多年的马来戏剧。哈芝哈密说：“从字面来说，bangsa是人、社会或群体。Wan是贵族，皇室的后裔、社会地位高者。邦沙旺最早的剧目讲述的是发生在马来宫殿及马来贵族的故事。”邦沙旺是曾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广泛传播的舞台艺术形式，有些学者称之为马来音乐剧（musical theatre）。它具有东南亚舞台艺术形式的许多共同特点，包括传递价值观、线性叙事、穿插歌舞场面、幽默搞笑、夸张的情感表达、娱乐性强、形式感鲜明、在不同的地方都各自显露地方文化特色，与音乐剧有较大差别。邦沙旺比马来西亚另一艺术形式玛雍（Mak Yong，200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历史短。邦沙旺迟至在1870年代才由移居到印度的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教徒后裔的剧团传入马来亚，不久后再传入新加坡，是票房成功、娱乐价值高的商业剧场。

近年，邦沙旺先后在亚洲文化馆和滨海艺术中心亮相，点燃了复兴的希望。今年马来文化馆的马来文化节登场的90分钟的《丹阿依》，以手法创新、制作严谨、演技精湛，成为邦沙旺复兴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好戏。但是回顾邦沙旺历史，可说是柳暗花明，起起落落，峰回路转。

### 邦沙旺在新加坡土地上开新花

1887年9月21日的《海峡时报》刊登了读者来信，对来访的“威尔斯亲王剧团”在桥北路的Cheng Tee剧院的邦沙旺演出，表示高度赞赏。1902年8月5日，该报又刊登了另一则来自槟城邦沙旺剧团的演出报导：“剧场舒适、服装

艳丽、布景精美、乐队非常好，还有外国人来看戏。”更重要的是，它透露了邦沙旺传入新加坡初期，已经有许多外国人前往看马来戏剧的信息。1891年11月21日，本地英文报章《每日广告者》（Daily Advertiser）有这样的报导：“来自槟城名为维多利亚女皇剧团，与八或十年前来访的帕西剧团在本市的演出路线相同，昨晚也在惹兰勿剎区甘榜加卜（Kampong Kapor）桥对面的锌板屋顶木屋开演。既通风又宽敞，但易受影响的内部装备有待改进……昨晚剧场里挤满了当地人……还有一些欧洲人和欧亚人，虽然他们在戏结束之前就离开了。”

据1908年4月9日的新加坡自由报与商人广告者（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报导，一间富丽堂皇、可以容纳1300座位的皇家剧院，在现莱佛士医院桥北路的地点赫然出现了。这是峇峇先驱人物、拍卖师和房地产经纪人钟坤成出资建造的剧院。从报导可以看出这间剧院可以称得上是当时设备最好的表演场所之一，舞台前面有乐池、后台有宽敞的化妆室，媲美近20年前在牛车水落成的梨春园。皇家剧院舒适的演出环境、乐池的设置和专业的管理，为邦沙旺的黄金时代创造了物质条件。钟坤成还组织了叫明星歌剧团（Star Opera Company）的驻院邦沙旺剧团。

常驻皇家剧院长期演出的还有负盛名的卡新剧团（Wayang Kassim）。观戏潮一波接一波。这个时期，还有来自槟城的普西剧团（Wayang Pusi），经常在桥北路485号的新帕西剧场演出。桥北路上的499号，还有一间阿历山大剧场，出租给另一个由华人Yap Chow Tong经营的邦沙旺剧团。这个邦沙旺黄金时期，台前幕后的参与者包括了马来人、华人、印族回教徒、欧亚人。之后，还有一个既是剧团老板，也是台柱的Khairuddin。他创办的Din Tijah剧团，有大量的土生华人粉丝。1940年代新加坡的名团还有Wan Yet资助的马来歌剧团和迪昂梅卡（Diang Mekah）出钱出力的阿苒（Arah）剧团，精彩纷呈。钟坤成的明星歌剧团为了吸引观众，还曾经在演出邦沙旺剧时，加插来自芬兰的大力士客串表演。当时热闹的良性竞争，推动了邦沙旺的创新性和适应性。值得一提的是有生意眼光的唱片公司如哥伦比亚（Columbia）、奥迪安（Odeon）和他的大师之声（His Master's





邦沙旺的宫廷场面色彩鲜艳壮丽

Voice)，陆续跨国制作邦沙旺唱片。当时剧团演员的声音信号在新加坡被记录到蜡盘上之后，再送到印度经过真空镀膜和电铸等工艺才能制成金属模母版，用它压制出唱片后再送来新、马、印行销。这些唱片的传播，也是1930年代促成邦沙旺黄金时代的因素之一。

### 多元化资源与新思潮的影响

作为商业剧场，邦沙旺剧团要想尽办法以新奇性、适应性和多样性吸引观众。像华族戏班当年有飞人、放飞镖、机关布景等引人入胜的布景，邦沙旺演出也以“演出有飘浮的流云、开花的蓓蕾、闪电降雨等设置”的广告词，招徕观众。可以推论，邦沙旺剧团和华族戏班曾相互借鉴。其台上的一道道可以快速上卷或落下的布景，与华族戏班极为相似。其新奇性也表现在乐队的西洋与本地器乐合用，乐器有钢琴、小提琴、笛子、铃鼓、单簧管、短号、吉他、大提琴、西洋鼓、马来手鼓、印度塔不拉双鼓等。舞蹈种类更是从东方到西方，从马来舞蹈到肯肯舞、探戈、华尔兹、古巴伦巴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早期的邦沙旺没有剧本，班主对演员说明剧情后由他们酌情发挥。剧团都依靠才华横溢的邦沙旺明星吸引观众。剧目除了马来民间传说、奇闻轶事、历史故事（如《汉都亚》）外，还有改编自电影新戏（如《银色面具》）、当代马来小说（如《一个负责的儿子》）、童话故事、当地时事、印度故事、阿拉伯民间故事（如《阿拉丁》）、中国民间故事（如《山伯英台》《宝莲

灯》等）、莎士比亚剧本（如《哈姆雷特》）。只要能卖座，任何题材都可以考虑。除了演出有故事性的邦沙旺之外，还穿插与剧情无关的歌唱、舞蹈、搞笑小品。

不过，到了1940年代，受到西方戏剧观念以及印尼的新话剧（sandiwara）的影响，马来知识分子对邦沙旺的巴刹语言（bahasa pasar）予以批评。他们主张邦沙旺提高其文学性，先写好剧本再排演。此后，开始了有作者写剧本的尝试。但不久后日军侵占新加坡，这个倡议就束之高阁了。日占时期，只有Din Tijah剧团继续演出。剧团为了适应日军的口味，加重了邦沙旺的歌舞成分，剧轻舞重。战后的新加坡社会面临福利需求紧迫，生活条件恶劣，医疗保健短缺，资金匮乏。邦沙旺演员为三餐温饱忙碌，离开了舞台。到了五十年代，马来电影取代了邦沙旺，看电影成为马来人新的娱乐活动。

### 电台与舞台点燃邦沙旺新动力

正当哈芝哈密为邦沙旺的没落发愁的时候，新加坡广播电台于1958年传来了要录制“空中邦沙旺”（Bangsawan Udara）的好消息。虽然节目只有短短的半小时，受邀的团队需要适当剪裁。但这些“空中邦沙旺”的覆盖面远远超过新加坡本土，广受印尼廖内省的巴莱岛、民丹岛、巴淡岛等群岛和马来亚南部柔佛州的马来听众欢迎。

1981年2月电台隶属新加坡广播局（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BC）之后，第二波道仍旧支持邦沙旺的制作与播出。在



研讨会上哈芝哈密充满深情的回忆道：“我很感激那时电台的主管，在电台启动了一个‘空中邦沙旺’的系列，让邦沙旺的火苗不息。之后，对邦沙旺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当年文化部王鼎昌部长为倡议振兴本地多元文化艺术活动而举办的戏剧节。1978年起，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包含四大语文源流的话剧、华族戏曲，马来邦沙旺。我要特别提一提文化部举办的一个庆功宴。我本来不认识的其他民族的戏剧工作者，就在排队取自助餐食物时互相认识了。有美食，就有友谊。哈哈……八十年代的戏剧节，曾邀请建团于1955年的老牌马来文化团体希梨瓦纳（Sriwana）演出邦沙旺。让我看到没落一时的邦沙旺也许有机会东山再起。不久后，文化部的功能由新的社会发展部承接下来，停办了戏剧节，改办一个传统戏剧节，也有邦沙旺的演出。我就在1986年成立了胡姬邦沙旺剧团（Sri Anggerik Bangsawan），培养年轻人。”最近演出《丹阿依》的淡马锡胡姬邦沙旺剧团，正是由哈芝哈密创立的剧团发展而来，而《丹阿依》的作者就是哈芝哈密。

### 《丹》剧的创新性、综合性与本真性

《丹阿依》的导演是2021年文物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得主导演纳迪普特拉（Nadiputra）。他曾为希梨瓦纳和他创立的剧团排过获得好评的邦沙旺、话剧和儿童剧。这次受邀和淡马锡胡姬邦沙旺剧团合作，以呈现语言结构的文本为前提，以多媒体投影辅助戏剧的进



后宫佳丽在皇后（左二，Haziqah Enrique饰演）面前搬弄是非

程。综合运用，恰到好处，显示制作的创新性与综合性。导演将比较重要的台词投射在屏幕上，引起观众注意。例如这段点题的台词就出现在屏幕上：

大家低头细想莫糊涂，  
迫害他人能有何好处？  
遏制成长中的生命，  
难道不怕来世会报应？

导演也把一些场景外的重要情节，放映在屏幕上，加强戏剧效果。例如国王这段台词说完之后，就切换为丹阿依的花园里的场景。

丹阿依是山顶鲜花中的一颗宝石，  
时间不会改变她的焕发容颜。  
爱卿给我这颗压倒群芳的宝石，  
让她在宫殿的花圃里绽放光彩。

邦沙旺的念白，与马来话剧的生活化表达不一样。它需要用一种叫做lenggok的程式化（stylised）方式念出来，类似其它亚洲传统戏



主宾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长拉哈尤·玛赞（Rahayu Mahzam）政务次长与主演演员和嘉宾合影



如中国戏曲、日本歌舞伎和印尼的爪哇古典戏剧。制作人阿斯汉说：“没有lenggok的吐词风格，就失去了邦沙旺的本真性了。”

邦沙旺是新加坡马来人的活态文化遗产，体现着马来戏剧代代相传的生命记忆与民族智慧。淡马锡胡姬邦沙旺剧团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团队，具备了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条件。善用新媒体、建立邦沙旺学院；积极探索有效的推动办法、创新传承模式（通过社区传承、校园传承）；准备写新邦沙旺、演新邦沙旺。这些举措，让新加坡传统艺术爱好者，对其未来的作品，充满期待。

#### 参考文献：

- [1] 1887年及1902年《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1891年“每日广告者”(Daily Advertiser)。
- [2] 1908年新加坡自由报与商人广告者(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 [3] Hj Hamid Ahmad, 1995. "Bangsawan in Singapo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raditional Theatre in Southeast Asia*. Ed. Chua Soo Pong, 85-90. Singapore: UniPress.
- [4] Rosenany M. Saad, 1986.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Bangsawan." In *Performing Arts*, No.3. Ed. Chua Soo Pong, 6-7. Singapore: National Theatre Trust.
- [5] Tan Sooi Beng, 1993. *Bangsawan: A Social and Stylistic History of Popular Malay Ope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题图说明：

丹阿依（左二，Sarah Syazlina饰演）蒙上清白之冤痛不欲生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 Revival of Bangsawan: A Milestone Production "Dang Anum"

The late Hj Hamid Ahmad would be very happy to know that Bangsawan is now introduced to students in schools. He had hoped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PA), Bangsawan would be supported in selected community centres so that more people would learn and practise this genre of Malay traditional theatre. Young people are now joining the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 to promote th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ingapore. I remember vividly his passionate presentation of the paper entitled "Bangsawan in Singapor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1991, at the "Traditional Theatre in Southeast Asia" conference in Bangkok. It was a Regional Seminar I convened, during the time I served as Senior Specialist (Performing Art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SEAMEO) Regional Centre for Archaeology and Fine Arts. In the presentation, Hj Hamid Ahmad proposed that Bangsawan be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CA) of schools. His dream has now become a reality. Selected students from Nan Hua Secondary School, for example, are learning Bangsawan through workshops conducted by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 recently.

The Exhibition on Sri Anggerik Bangsawan and the staging of "Dang Anum" : a Bangsawan performance by the group on the 12th and 13th April 2012 at th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ACM) could b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step to bring back Bangsawan in the limelight after a long absence. However, since then there have not been many Bangsawan performances.

Bangsawan was then a hugely 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the late 1920s, before the days of cinema. Like other genres of traditional theatre, Bangsawan is a fusion of elements from music, dance, improvisation, song, and stylised speech. Called lenggok, the stylised rhythmic delivery of speech is similar to other Asian traditional theatre like the Chinese opera, Indonesian Wayang Wong, or Japanese Kabuki. The other important element is "extra turn", an intermission for dance and song performances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tory featured during the show. It has the function of letting the stage crew change the scene. Some consider this a device to attract audiences across the ethnic groups. Pak Hamid pointed out that Bangsawan is unique in that the storyline came from all countries, and not only those of the Malay world. There were adaptations of Indian, Chinese, Javanese, Arabic and European stories, thus the shows appealed to a wide range of audiences.

"Dang Anum", recently staged by the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 at the Malay Heritage Centre as part of the Malay CultureFest 2022, is a story of a young woman who became the favourite consort of the Sultan and the tragedy of her death due to a malicious rumour against her. Produced by Azham Noor, 46, and directed by one of Singapore Malay theatre's most important pioneers, Nadiputra, "Dang Anum" will certainly be remembered as milestone production of the Bangsawan's revival.

The veteran actor Azman Shariff, who comes from a family with a history of performing bangsawan, played the role of Raja Iskandar Shah. Sarah Syazlina, the 16-year-old trained by the group, played the consort who was wrongly accused of being unfaithful. With the support of a skilful team of performers, the 90-minutes show was able to turn the confined space of the auditorium of the Malay Heritage Centre into a magnificent palace and a performance rich in visual images. The director's creative decision of projecting important lines and pre-recorded events behind the scene on the screen at an appropriate time is an effective device as it tightened the pace of the show. Anggerik Temasek Bangsawan's "Dang Anum" will be remembered for its beautiful costumes, well-delivered stylised speeches, heightened dramatic conflicts, song and dance, comical monologue, and excellent ensemble acting.



# 探索新加坡最后一个渔村



文图·冰秀

也许你也和我以前一样，不知道新加坡最后一个渔村到底在哪里。最近网红的新加坡最后一个渔村——实里达渔村（Seletar Fishing Village），吸引无数游人到访，这个隐藏都市一角、鲜为人知的渔村终于揭开了面纱。

渔村位于义顺水坝和榜鹅西岛（Pulau Punggol Barat）之间的沼泽地带，靠近实里达河口，几棵枯树是标志。倘若没仔细看，你可能会忽略它的存在。

## 偶然与隐藏着的秘境结缘

疫情关系，大部分的时间都宅在家里。由于不能出国，又不能到人多的地方活动，只好选择在大清早，出门去蓄水池或海边看日出。记得第一次顶着寒风到义顺水坝上等日出，周围的树丛都在黑暗中沉睡。天刚破晓时，一棵枯树倒映在水面，平静又安详。我被它的倒影深深地吸引住

了，它是那么特别，孤寂又静默，但我还不知道那里就是渔村所在的地方。

我在晨曦中用心地欣赏天边云霞，云霞的颜色从白色到蓝色到粉红色，不断地变化着。那时，还可以看到前面不远处巴西古当海港处灯火通明。不久，仿佛右边树丛顶燃烧起来了，周遭火红一片，一个火球突然跳上来，呵！天亮了！阳光下的水坝醒来了。人越来越多，骑车的骑车，跑步的跑步，摄影的摄影，很热闹。

那时正是低潮的时候，沙滩上出现三五成群的候鸟——蒙古沙鸻，它们被一位眼力超好的摄友发现了，这位摄友急忙跑过来给我们通风报讯。那些扛“大炮”的摄友们高兴地朝他指的方向追去。奇怪，才八月，蒙古沙鸻就飞来这里过冬了。它们在沙滩上寻寻觅觅，那漂亮的身影是鸟类摄影发烧友喜欢追踪的目标之一。

因为追日，去过义顺水坝好几次。有一次在回家前，摄友指着右手边的几棵枯树和一排渔船



所在地对我们说：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渔村走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水坝旁隐藏着一个秘境——实里达渔村。

## 实里达渔村的真貌

摄友的介绍，引起了我探索渔村的兴趣。

从水坝堤岸往右走，一旁有几棵黄槿开着黄花，有些已变成橙色就要凋零。五爪金龙开满美丽的紫花，与红瓜的白花掺杂在一起。两种攀援植物匍匐生长，紫花与白花两种颜色很协调，走过时忍不住要多看一眼。

拐个弯向前行，渔村已出现在不远的地方。那时一大群的辉棕鸟飞过枯树，黑压压的，非常壮观。它们在枯树上歇脚，一阵呼叫声响起，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飞走。

走近渔村看看，红叶片片的榄仁树下有几间锌板屋。屋子后的木栈道，伸向水面。渔村的进口处挂着一个救生圈，上面写着渔村的名称“Jenal Jetty Tualang Tiga”，还注明闲人免进。好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间净土！

公鸡跳上围栏啼叫，小狗在屋前闲荡，香蕉、木瓜和番石榴都结果了，四周的鸟鸣声叽叽

喳喳，有几分甘榜的味道。停放在一旁的脚踏车更增添几分乡野味。

锌板屋外堆积着渔网、储藏鱼获的冷藏箱、储存雨水的巨型水桶和塑料储水罐等杂物。我站在斜坡上，忽然听到白领翡翠响亮的歌声，它飞过红树，停在空枝上，我立马按下快门。距离是远了点，但白领翡翠在枯枝上的姿采永远是那么动人。

我们走下石块砌成的斜坡，直达滩涂。那时刚好是退潮时间，潮间带的滩涂都裸露出来，可以找到多样性的生物，如各种贝类、螺类、藤壶科动物和石莼等。

各种各样的藤壶无处不在，它们紧紧地黏附在石头、树干和弃船上，就连小小的螺壳也无法幸免。石莼是一种海藻植物，它们大面积地覆盖在沼泽上，像一大片绿色的地毯。踩在脚下，感觉软绵绵的。也许是阳光太强吧！螃蟹一动不动地躺在滩涂上，好多贻贝的壳都张开来了。

这里的红树大多数是属于白海榄（Api Api Putih）。它们的棒状呼吸根从树干周围密密麻麻地冒出来。这些呼吸根有助于气体交换，并且能从维管系统中排除盐分。阳光透过林子照射下



榄仁树下有几间锌板屋



渔村的进口处



藤壶挨挨挤挤地黏附在树干上



来，棒状呼吸根形成一排排细小的黑色影子，非常亮眼。

白海榄的姿态各异，有些落叶了，剩下空枝，形成秋气肃杀的景象：有些已长出绿叶，绿意盎然；有些已经开花，总状花序上的花朵有四片花瓣。虽然那些橙黄色的花朵很小，在晨光中却熠熠生辉。

## 渔村的黄昏

我喜欢在夕阳斜西的时候到访水坝和渔村。

黄昏，刚好遇到低潮时，海水退到渔村码头的前方，水坝石堆下露出一大片滩涂，黄色的沙滩夹杂着污泥，各种水生动物露出浅滩，吸引鸟类如绿鹭和乌鸦飞来觅食。有人带着小孩在沙滩上彳亍，几个大人跑到一片狭长形的沙滩上游玩。那片沙滩只是浮出水面一点点，他们在沙滩上摆出各种造型拍照。有些还呼朋唤友，大家以伞为道具，撑起雨伞，跳起舞来。天空与人的倒影非常清晰，顿时让人有天空之镜的错觉。

夜晚的景色更漂亮，火红的夕阳缓缓地坠落，留下余晖照亮渔村。天空色彩斑斓，分分秒秒都在改变模样，我们屏息欣赏，禁不住发出赞

叹声，太美了！

夕阳晚霞与红树相映衬，那么神秘，那么浪漫，我们都沉醉其中。拍照时为了拍出诗意，我们采用长时间曝光，忘情地拍了一张又一张。

海水不断地涌上来，涨潮了。哇！时间已接近八点，逗留在滩涂的摄友已寥寥无几。回家时，斜坡灯光暗淡，我们开启手机的手电筒，一步一步地爬上滑溜溜的斜坡，感觉惊险万分！一位摄友盛情地用一支发出强光的普通手电筒在后头为我们照明，感恩！

## 联想起海人的故事

那天早晨涨潮时，我们又来到渔村。渔夫撒网捕鱼，动作利索，像在耍杂技，网在空中飘舞散开，画面美极了！一艘艘小渔船开动了，渔夫带着满怀希望出海捕鱼去。一些人在码头的栈道上走来走去，有的在捕鱼虾，有的来买海鲜。

看着渔民钓鱼撒网，向海讨生活的样子，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海人（海上游牧民族）的故事。

据悉，新加坡在开埠前，实里达河岸边和实里达岛已住了一批称为实里达海人（Orang



白海榄落叶后剩下空枝，形成秋气肃杀的景象



实里达下段蓄水池公园的历史步桥



退潮时，船只都搁在浅滩上



夕阳晚霞与红树相映衬，景色令人陶醉



Seletar) 的原住民, 他们靠捕鱼维持生计。开辟于1986年的实里达下段蓄水池是实里达河的前身。实里达岛在哪里? 就在榜鹅西岛的对面。

在实里达下段蓄水池拍日出时, 邂逅实里达历史步桥。这座桥的桥身是模仿奎笼外型而建, 尽头处的两个白色顶盖很漂亮, 是摄影师最喜欢的取景处。桥上有信息板, 告诉我们实里达河流的故事。

难以想象当年的实里达海人是如何度过艰苦岁月的。他们一生以船为家, 船是很简陋的船, 孩子都在船上出生, 大人不论男女都得捕鱼打猎, 以谋三餐温饱。

上世纪70年代在新马协议下, 300多名实里达人领取马来西亚登记, 迁徙到柔佛南部一带。约40名实里达人选择留在新加坡。

实里达渔村里并没有实里达人, 只因名字、地点、捕鱼生活有点相似, 才联想起实里达海人的故事。

### 最后一个渔村带来的思考

留在本土的实里达人怎么了? 听说他们与马来人同化了, 搬进组屋居住。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传统还能传承下去吗?

实里达渔村是新加坡的最后一个渔村, 它的命运又将如何? 我想, 改造自然的同时, 也要尊重自然, 相信人们都希望它能继续存在着。

要不是为了避疫而迫日, 我们不可能与实里达渔村结缘, 也不可能拍到那么多精彩的画面。有失必有得,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 到渔村的出行方式:

地铁无法直达, 须搭乘巴士。

从榜鹅搭乘117号巴士, 在编号68151车站 (Bef Shell Aviation) 下车。

或从义顺搭乘103号巴士, 在编号68159车站 (Aft Shell Aviation) 下车。

#### 题图说明:

朝阳映照下的渔村

(作者为摄影爱好者)

# 春愁柳絮 依依朱阁闲梦

## 贾鹃丽新加坡个人画展侧记

文·赵宏  
图·受访者提供



贾鹃丽近照

3月18日, 中国旅法女画家贾鹃丽在新加坡杨国际艺术中心 (Yang Gallery) 举办个人画展, 展出约35幅作品, 均系油画, 分肖像、宫内、花园、儿童、屏风等五个系列, 笔触细腻幻化, 极富东方神秘色彩。

贾鹃丽是一位杰出的女画家, 1960年出生于中国杭州, 先后在四川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学习, 1996年受法国政府邀请赴法深造并定居。她曾多次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地区, 以及日本、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美国等地美术馆及享有盛名的艺术机构和画廊举办个展或参加群展, 广受关注, 作品曾多次获奖。如: 巴黎卢浮宫国际美术展绘画金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绘画金奖, 以及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当代艺术绘画奖。作品被多家



《闺闲 Un moment de détente》100X100cm (2018)



Madenmoiselle Xiao Tian 80X80cm (2017)



《小儿戏鱼 Pêcher à la ligne》97X130cm (2014)

美术馆收藏。贾鹏丽曾于2007年和2018年两次在本地举办个人画展，颇为轰动，此番是她第三次与新加坡握手言欢，虽逢新冠疫情蔓延之际，但她不惧风险，真情足见，殊为难得。

贾鹏丽的作品追求感性，追求中国传统在西方油画语境下的重构，画面有一种深沉的力度。有评论家指出，贾鹏丽的“绘画语言和主题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时间意念，她总想携带自己的身体回到某种遥远的过去，追寻历史中那些女性的高贵灵魂，也想从历史的臆想中回应瞬时的自己，达到生命与历史的某种同构”<sup>[1]</sup>，“用印象派手法刻画清代宫廷生活，以其细腻微妙的手法和深邃的内涵”，“画面结构和占主导地位的充满情感的总色调，再加上微妙的田园诗般的色彩，隐喻着皇宫里的那种神秘生活”<sup>[2]</sup>。“贾鹏丽的创作不露痕迹地融合了中国文化符号和西方油画技法，她的女性题材内涵丰富，优美动人，跨越了时代和地域、画艺、和技法的限制。她的人物环境真实，并赋予叙事画中宫妃以生命，其感人的含蓄来源于画家精细入微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sup>[3]</sup>。

贾鹏丽的作品揭开了特定环境下的女性面

纱，蕴含忧郁的蓝调之美。竖着宽大发髻的年轻女子，或恭坐于高挑的椅中，或游走于华丽的屏风之间，富贵堂皇的衣饰以及典雅的居室陈设，都是隐约和朦胧的，并不十分清晰；曲折的回廊，青青的池塘，迤迤延展，把观众的目光引向高墙深处，亦或幽暗的内廷密室。西方艺术家曾一度渴望窥视异国情调的土耳其、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王宫的内室，幻想着那里飘散着迷人的香芬，有美丽妖艳的女子，在黑人奴仆的簇拥下，伸展婀娜的腰肢，走入温暖的水池，或围坐在高大厚重的帷幔后面，品尝奇异的水果，纵情嬉闹……但对于禁卫森严的中国宫廷，巨大的文化差异再次制约了西方艺术家的想象。传说中，年轻的宫女身着华丽的丝绸服饰、踏着花盆底的绣鞋，走过黄金铺就的地板，发出悦耳的咯咯声，这让画家心猿意马；像宝石一样发着晶莹光彩的瓷器让人炫目痴迷，像神话故事中天上众神居住的宏伟宫殿也让人惊叹陶醉——住在皇宫内廷里的无数年轻佳丽，该是多么风情万种、夺人魂魄……在郎世宁之前，没有一位外国人有特权走进皇帝的内廷。这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传教士画家，每天踏着晨光从东华门走进紫禁城，用油彩描绘皇帝的宠妃，美丽的画像一旦完成，就被皇帝下令严密封锁。

贾鹏丽的画作，仿佛是一面魔镜，隐隐约约折射了这神秘的一切，让不可能进入的人得以一窥那些神秘的角落。但是，那里没有美得让人不惜开战的海伦，也没有征服凯撒的埃及艳后，有的只是一个、两个忧郁的年轻女子。

贾鹏丽用轻松的画笔，朦胧的笔调和或明或暗的色彩，将神秘的东方秘境优雅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笑倾人城，  
再笑倾人国。

#### 注释：

[1] 刘剑《时间帷幕中的幽密过往——贾娟丽纤维空间个展掠影》，《贾娟丽——白皮书》，2022。

[2] 杨国际艺术中心《《朱阁闲梦》贾娟丽个展》，2022。

[3] 同注[2]。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滨海广场综合体



文图·虎威

**这**期书写的建筑是个综合体，含一座叫滨海广场的商场和三座酒店。它们都是在同一时期设计和建造的，落成至今已有30多年。

让时光倒流至我童年，当时这个综合体的所在地并没有地，而是沧海一片。1970年代的填土工程使大海变成陆地，继而市区重建局售地，再经大兴土木后，综合体方在滨海中心傲然而立。

## 滨海中心地标建筑

何其幸运，滨海广场综合体的建筑师是美国人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 1924-2017）。他独树一帜的“中庭”概念在三座酒店都用上，其外观却又各自精彩，三座酒店连同商场更巧妙地连成一体。他的创作为狮城增添了一个显著的地标。

波特曼出生于美国亚特兰大。在佐治亚理工学院念完建筑学后，自设建筑师事务所。开始时成绩平平，直到在1967年亚特兰大的凯悦酒店首开“中庭”概念，一鸣惊人。从此“中

庭酒店”与其名字划上等号，再加上他也兼做发展商，在设计上因为自身也是客户享有更大的自由，事业一飞冲天。相同概念的酒店在美国其他城市，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城市出现，树立了独一无二的“品牌”。

1967年的新式样，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在狮城，似乎缓慢，但一组综合体建筑从无到有的创作和建造，毕竟需要时间。

## 充满戏剧性的中庭

1980年代初，笔者甫从英国完成建筑学课程回国。波特曼的名字在课外听过，作品却从未亲身体验，译作“中庭”的Atrium倒是熟悉的。那是读建筑史时学到，罗马帝国民宅的一个重要元素，供采光和收集雨水。

波特曼的中庭却完全颠覆了我这个既有的印象。初次见到，赞叹不已。那并非在滨海中心，而是在靠近东陵，于1982年开幕的百威连酒店（今丽晶酒店）。这是波氏在狮城的第一件作品。

酒店外表似乎平平无奇，但内部不能不令

人另眼相看。从一个普通尺度的窄长入口进入，来到大厅豁然开朗。只见那是个十多层高的空间，由通往客房的回廊环绕并层层叠起，最高处有玻璃屋顶引入自然光线。从未接触过此类空间者，无不“哗！”“哗！”地赞叹连声，整个过程戏剧性十足。

当滨海广场综合体落成时，相当于波氏中庭酒店繁花盛放。泛太平洋酒店、文华东方酒店、文华滨海酒店各具特色，无论尺度、造型皆互不相同，也都与百威连酒店有别。

### 旋转餐厅特殊记忆

这综合体开业至今，与笔者的情缘一直保持着，有时较密，有时较疏。滨海广场一度是全国最大面积的商场，曾经常访是因为内有主力租户美罗百货公司，而我家是美罗忠实顾客。后来“移情别恋”罗敏申，当同一集团旗下的然利直在那里开店时，也会光顾。这个商场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的大，一不小心就会迷路。

三家酒店中去得最多次的是泛太平洋。这栋30多层建筑的外表有个亮点——似有一个方形的扁平盒子半悬桁在屋顶，有玻璃电梯——波氏酒店另一“注册商标”可让人从底层一直通往。“宝盒”方形之内更有圆形，却原来是个旋转餐厅。有好多年中餐馆“海天楼”（名字何其贴切）在此营业，笔者一家是其粉丝。

尤其喜欢请外国朋友到那里用餐。从坐玻



文华东方酒店外观有几何情趣

璃电梯迅速升空上高楼，到在高楼一面用餐，一面看落地玻璃窗外景色随着几乎觉察不出它在移动的地板的缓缓移动而改变，皆令人欣悦无比。客人多留下美好印象，仅两次出现状况：有一次一位客人有惧高症，玻璃电梯乘得战战兢兢；另一次用餐时兴高采烈向一位外国同行赞旋转餐厅之妙，哪里知道对方回应：“旋转餐厅，那很60年代，不是吗？”那次的晚餐在上世纪90年代，此君一语道出旋转餐厅已过时。

###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久前因受邀到文华东方酒店的中餐馆用餐（此处笔者以前也曾到过），再次走入其高耸中庭，再次搭室内的玻璃电梯。这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离波氏“中庭酒店”概念诞生的1960年代又久远了一些。想不“过时”更艰难；但又或许并不？

不可否认这座酒店存在一个时代的印记，然而，整体依然令人精神一振。瞧，本文主图显示，仰视中庭所见由弧形和笔直回廊组成的图案历久弥新，总是让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从媒体报道知悉两年前文华滨海酒店易为滨海湾宾乐雅臻选酒店后，已经历一轮翻新。中庭空间不变，但天窗换成节能玻璃，中庭底下广植树木灌木，一切强调“可持续性”——当今建筑的必达目标。波氏经典设计因而获得适度更新，在时间的洪流里将更加屹立不倒。

题图说明：

仰望滨海广场文华东方酒店中庭，像在看一幅抽象画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泛太平洋酒店“宝盒”与玻璃电梯



# 冠病引起喉痛 的中医治疗法



文图 · 李日琳

2022年华人新年过后，新加坡的冠病奥密克戎（omicron）确诊病例进入一个高峰，感染人数每日上万例。确诊患者最常见的几个症状有：喉咙沙哑、疼痛；流鼻水、鼻塞；头痛；轻或重度疲倦；肌肉酸痛；打喷嚏；夜间盗汗等。这些症状看起来和普通感冒差不多一样，但奥密克戎变异BA.2型感染患者与感冒患者的最大差异，在于喉咙沙哑和喉痛的症状。大部分患者形容：感染奥密克戎喉咙痛，是一种难以吞咽，又热又痛，连吞口水都像刀割般难以忍受的疼痛。大约一周后喉咙痛逐渐减轻，变为喉咙沙哑，干咳。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奥密克戎BA.2引起喉痛的症状类似于中医的喉痹。

隋代医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阐述：“喉痹者，喉里肿塞痹痛，水浆不得入也……风毒克于喉间，气结蕴积而生热，致喉肿塞痹痛。”

喉痹接近于现代的急慢性咽炎，由于各种病毒、细菌、物理性因素（高温、粉尘、烟雾、刺激性气体）等因素，引起咽部黏膜弥漫性充血肿胀。症状有咽痛，吞咽时加剧，伴有恶寒、发热、头痛、咳嗽等，持续一周左右。急性期未彻底治愈的话，咽炎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会发展成为慢性咽炎，咽部黏膜肥厚性增生，咽部后壁颗粒状隆起或咽部黏膜干燥。主要症状有咽部异物感，咽部干燥灼热感，咽痒不适，咽部疼痛。可伴有咳嗽、咳痰。

急性喉痹需要与扁桃腺发炎；慢性喉痹需要与梅核气相鉴别。

扁桃腺发炎也有剧烈喉痛的症状，但扁桃腺会充血肿大或化脓，多数由于细菌感染所致。梅核气是由于气机不利，咽部有异物感，但检查咽部未见异常变化。

奥密克戎BA.2患者的喉痛类似喉痹，所以了解中医对于喉痹的治疗有助于帮助那些感染奥密克戎的患者尽早康复，减轻痛苦。

## 中医辨证施治

中医将喉痹分为6型，进行辨证治疗。

### 1. 外邪侵袭 上犯咽喉

症状：咽痛、咽部充血、咳嗽、发热恶寒、头痛、脉浮紧。

治疗：疏风散邪，宣肺利咽。

方药：风热外袭者易用疏风清热汤——荆芥、防风、银花、连翘、黄芩、赤芍、玄参、浙贝母、天花粉、桑白皮、牛蒡子、桔梗、甘草等。

风寒外袭者易用六味汤——荆芥、防风、僵蚕、薄荷、桔梗、甘草等。

### 2. 肺胃热盛 上攻咽喉

症状：咽痛剧烈、吞咽困难、颌下淋巴结肿大、发热、口臭、口渴、便秘、舌红、苔黄、脉洪数。

治疗：清热解毒，清肿利咽。

方药：清咽利肺汤——荆芥、防风、薄荷、金银花、连翘、栀子、黄连、黄芩、桔梗、甘草、牛蒡子、玄参、生大黄、玄明粉等。

若咳嗽痰黄可加射干、瓜蒌仁、夏枯草；

若高热者可加水牛角、大青叶；

若咽有白腐或伪膜可加蒲公英、马勃等。

### 3. 肺肾阴虚 虚火上炎

症状：咽干、灼热、干咳少、潮热盗汗、手足心热、舌红少津、脉细数。

治疗：滋养阴液，降火利咽。

方药：养阴清肺汤或六味地黄丸——生地、麦冬、玄参、丹皮、赤芍、贝母、甘草、薄荷、

泽泻、茯苓等。

若喉底颗粒增多者可加桔梗、香附、郁金、合欢花等行气活血，解郁散结；

若咽喉微红、干燥焮热较重、大便秘结、可用知柏地黄丸以降虚火。

#### 4.脾胃虚弱 升降失调

症状：咽喉哽哽不利、痰黏着感，咽干不欲饮、咽部微肿、喉底颗粒多、恶心呕吐、倦怠乏力、少气懒言、胃纳不佳、腹胀便溏。

治疗：益气健脾，升清降浊

方药：补中益气汤——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等。

若咽部脉络充血，咽粘膜肥厚者可加丹参、川芎、郁金以活血行气利咽；

若痰粘者可加浙贝母、香附、枳壳以理气化痰，散结利咽；

若恶心呕吐、呃逆者可加法半夏、厚朴、佛手以和胃降逆；

若纳差、腹胀、便溏、苔腻者可加砂仁、藿香、茯苓以健脾利湿。

#### 5.脾肾阳虚 咽失温煦

症状：咽喉哽哽不利、痰涎稀白、咽干不欲饮、腹胀便溏、形寒肢冷、腰膝酸软、夜尿清长。

治疗：补益脾肾，温阳利咽。

方药：附子理中丸——人参、白术、甘草、干姜、附子等。

若腰膝酸软、冷痛者可加枸杞、杜仲、牛膝等；

若咽部不适、痰涎清稀量多者可加半夏、陈皮、茯苓等；

若腹胀纳呆者可加砂仁、木香等。

#### 6.痰凝血瘀 结聚咽喉

症状：咽部异物感、痰黏着感明显、喉底颗粒增多、咽部侧索肥厚、胸闷不适、舌暗红、或有瘀斑瘀点。

治疗：祛痰化瘀，散结利咽。

方药：贝母瓜蒌散——贝母、瓜蒌、橘红、桔梗、茯苓、赤芍、丹皮、桃仁等。

若咽部不适、咳嗽痰粘者可加杏仁、紫菀、

款冬花、半夏等；

若咽部刺痛、异物感、胸胁胀闷者可加香附、枳壳、郁金等。

## 外治法缓解喉痛

喉咙严重疼痛的患者可参考以上中医治疗喉痹的方法，内服中药，缓解不适；还可以用以下外治法缓解疼痛。

含漱：以清热利咽中药煎水漱口，有清热解毒，防止邪毒侵袭和滞留咽喉的作用。

吹喉：将中药制成粉剂，直接吹喷于咽喉患部，以清热止痛利咽，如西瓜霜，喉风散等。

含服：将中药制成丸剂或片剂进行含服，使药物直接作用于咽部，以清热生津利咽。

蒸汽或雾化吸入：可用内服中药煎水装入保温杯中，趁热吸入蒸汽；亦可用中药煎水过滤，置入超声雾化器中雾化吸入。

茶饮：将内服中药通过冲泡方式当茶饮。如胖大海、桑叶、菊花、石斛等。

### 病后调理小贴士：

五汁饮：麦冬、莲藕、鸭梨、荸荠、芦根适量，五物皆用新鲜榨汁饮用。适合热病过后，津液受伤，口渴、咽干唇燥的患者。梨子汁清肺；芦根汁清胃；麦冬汁润肺生津；荸荠汁清化痰热；莲藕汁清热止渴。这是一种良好的药食同源护理方法，应用时不一定拘泥于以上五种，也可用西瓜、甘蔗等新鲜的瓜果。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具体用药请咨询相关中医师）







# 哈密瓜和榴莲



文·尤今

## 说

说一桩陈年旧事。

朋友到访，在海阔天空地畅谈时，我不经意地将10岁的女儿和12岁的儿子相比较，我说：

“才相差两岁，可是，儿子行事稳重，瞻前顾后，女儿却率性而为，只要喜欢，便不顾后果。就拿零用钱来说吧，儿子稳打稳扎，每天该花多少，便花多少，每个月还可以攒积一点余钱；女儿呢，大手大脚地花，未到月尾，便已花罄，告急时，还得向我预支……”

隔墙有耳，万万没有想到，我随口说的这些话，竟然像是枪弹一样，“砰砰砰”地射进了房间，把女儿薄薄的心叶打出一个个隐形的窟窿。

朋友告辞离去后，女儿从房里冲了出来，眸子和声音，都浸在湿湿的泪水里：

“妈妈，您知道不知道，你是个强盗？”

强盗？我几时变成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强盗？

我愕然地瞪着气急败坏的女儿，脸上挂满了问号。

她毫不含糊地说道：

“您老是拿我和别人相比，您就是那个抢走我快乐的强盗！您曾否想过，我就是我，哥哥就是哥哥，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个体，各有优点和缺点，各有长处和短处；不能比、不该比。您说我爱花钱，可我也不是胡乱挥霍的。上个月的母亲节，我拿零用钱去买您最爱的向日葵送给您，您不是感动得眼泛泪光、频频夸我有孝心吗？哥哥节俭，不舍得买花，可您能拿他和我相比之后，批评他吝啬、批评他不孝顺吗？能吗？”

女儿自小爱读课外书，脑中储有丰富的词汇，加上口才犀利，说起道理来，像乱枪扫射，弹无虚发——其中最为凌厉而将我射得晕头转向的，是这两句话：

“您老是拿我和别人相比，您就是那个抢

走我快乐的强盗！”

是是是，我干吗要拿苦瓜和西瓜相比而嫌前者味苦、怪后者多籽呢？不同的瓜果，依照自己的天性，长出自己的个性和内涵，各有千秋，平分秋色。且来瞅瞅其他的水果，樱桃和杨桃、苹果和芒果、椰子和柚子、奇异果和百香果、梨子和杏子，能比吗？就算是樱桃和樱桃，大小不同、酸甜各异，也是各具特色的。我们只需要把每一颗樱桃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细细品尝、来慢慢享受就行了，根本无需强加比较。

这一年，12岁的女儿，以醍醐灌顶的话在我脑子里装置了一个警钟。

不要比——不该比、不能比。

不论是拿自己和别人攀比，或者是拿自家孩子和其他人（包括自己的手足）相比，都会像个“精神的强盗”，把自家的快乐和别人的快乐无情地盗走。

执起教鞭，俯首甘为孺子牛后，我对这种感受，有更为深刻的体悟。

许多教师，总在潜意识里拿不同班级的学生相比较，因此，在训斥学生时，常常会不自觉地说出以下“制服化”的语言：

“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教学法，为什么A班的学生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你们班却考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B班的学生纪律这么好，你们班却屡屡触犯校规？”

“为什么C班的学生一个个精神抖擞，你们班却一个个像懒猫一样没精打采？”

“为什么D班的学生一教就会，你们班却要我一再重复还是学不会？”

上述语言，就像一块块沉甸甸的铁板，将学生压得扁扁扁扁的；苟延残喘的学生，恐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难以移开这些日积月累

的铁板。

另一种语言，更糟；它们就像是河豚的肝脏，有着“致命的毒素”：

“去学学A班吧，同样是中四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却比你们班强了一百倍！”

“B班良好的纪律、自动自发的办事精神，你们这班就算是轮回再生，也还是比不上的。”

“C班学生，即连做梦也在听课；可你们班呢，一上课就梦周公！”

“D班的学生是触类旁通的千里马，你们班呀，却是扶不上壁的烂泥！”

比比比，天天没完没了地比，比了又比；学生的心，就像是柔软的树皮，经不起老师像啄木鸟一样以尖利的喙啄了再啄、一啄再啄，啄啄啄、啄啄啄，树皮上那斑斑驳驳的伤痕，有着永世难以痊愈的痛。

老师谴责学生，原本的用意是要他们奋发图强，努力向上，学好学乖，然而，由于“战略错误”，用了学生难以承受的“激将法”，时时刻刻优劣相比，褒贬并论，着实让差者弱者抬不起头来。试问：学生如果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又如何去观摩与汲取其他人的优点呢？

在我过去执教的中学里，有一对兄弟，便因为父母和师长不断地拿他们相比较而对哥哥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哥哥杰远的学习成绩远逊于弟弟杰维。弟弟杰维是快捷班的佼佼者，哥哥杰远却进了学习进度缓慢的普通班。不仅如此，弟弟杰维是许多校际比赛的代表，屡屡报捷，捧回奖杯，给学校和家人增添了许多荣耀；哥哥杰远呢，却时时旷课、逃课、不交作业，对师长出言不逊，训育老师一看到他，头痛便像热油沾到水一样“噼噼啪啪”地发作。不同科目的老师，都喜欢拿兄弟俩相比，背后议论他们时，语言



都不自觉地带针、带着匕首、带着剑与箭：

“怎么同一个家庭养出来的孩子，表现却天差地别！难道说，其中有一个是领养的？”

“杰远如果能三分像他弟弟杰维，我就谢天谢地了！”

“弟弟太强、哥哥太弱，嘿嘿，我真希望能像搓汤圆一样，将他兄弟俩搓个均匀！”

“他们兄弟俩着实颠覆了基因学，谁能想像他们竟然是同父同母的手足呢？”

闲聊着的老师们，不知道自己都成了“精神的强盗”，剥夺了哥哥想要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快乐。有时，我不免要想，杰远其实原本也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只不过学习能力不比杰维强而已，如果大家能够好好地发掘他的长处，好好地鼓励他，他应该也能在他擅长的领域里活出自己的精彩的。可叹的是，在这个以成绩来衡量成功标准的功利社会里，人人都以学习成绩来将兄弟两人相比较，一比之下，哥哥明显地比弟弟矮了一大截。大家在瞅他的目光里因而不自觉地掺入了轻蔑、注入了批判，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惹恼了杰远，他因此而屡屡地透过出格的行为，刻意表达出心中积累的不满，故意给自己贴上“坏孩子”的标签。他知道在众人的眼里，弟弟杰维是个甜入心坎的哈密瓜，所以，他故意化为一个浑身是尖刺的榴梿。当别人以鄙视的目光瞄着他时，他便哼哼冷笑，心中暗道：“是是是，我就是个生虫的榴梿，怎样？你能奈我何吗？”那个桀骜不驯的样子，充满了挑衅的意味，这是他对周遭环境一个最无力而又最无奈的反击。

在年中举行的家长日，我第一次和杰远的母亲晤面。

年过四旬的她，和丈夫在一家购物中心经营一个茶水摊子。尖尖的脸，在疲惫中不自觉地透着些许苦涩，眸子很大，瞳孔里仿佛藏着

两株荆棘，落在他人脸上时，让人隐隐生疼。

我小心地选择恰当的字眼来表达心中的意思：

“杰远最近表现不错，上个星期的运动会，他在校内的田径赛中取得了铜牌奖……”

妇人显得有点不耐烦，她打断了我的话，单刀直入地问道：

“成绩呢，他这个学段，考得怎样？”

我翻开了杰远的成绩册，斟字酌句地说道：

“杰远有四个学科不及格，但是，他天资不错，只要加把劲，肯定可以追上进度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妇人便像吞了一口馊饭似的难受而又难堪，她把脸一耷拉，转过身子去看杰远，瞳孔里的荆棘显山露水。打蛇打七寸，她知道他的七寸在哪里，一开口便狠狠地扫向那儿：

“你弟弟和你读同一所学校，你进的是普通班，弟弟读的却是全校最好的快捷班，平时不需要我们督促，科科都考获高分；你身为哥哥，不能成为弟弟的模范倒还罢了，竟然还考出这样丢人的成绩！还有哪……”

这个母亲，当了“精神的强盗”而不自知，儿子的快乐已经被“抢”得精光光了，她还在不依不饶地“强取豪夺”，后果堪虑啊！

我把目光调向杰远，他的脸，好像敷了一层石灰，冷、硬、干，啊，那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表情，上面布满了岁月沧桑的尘垢，可杰远却仅仅是个17岁的青春少年啊！此刻，他的母亲还在不满地数落他，大事小事都拿他和弟弟杰维相比较。她双唇仿佛失控般，叭达叭达地掉出一串又一串夹杂着玻璃碎片的话；我的心，好像被棍子一下一下地杵着，难以遏制地痛了起来……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金凤缘结潮州梦

## 秋莹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潮州回溯

1927年，潮州潮安。时序愈来愈逼近隆冬，阵阵寒风夹杂着丝丝暖意，从一户人家窜向另一户人家。

就在几个月前，为了接应进驻潮安的南昌起义军，这里的农民自卫军曾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起义，一时之间剑拔弩张，空气中时时能嗅到一股火药味。后来自卫军随同起义军一同转入山区，

时局渐趋平稳，但人们进进出出还是有些缩手缩脚，似乎稍加不慎即可能擦枪走火。

但在农历11月19日这天，一阵婴孩的啼哭还是不管不顾地回荡在塘东村上空，那声音让人不由想起随处可见的潮州七字歌。

“下一个一定是男孩。”初为人父的刘大藩抱起初生的婴孩，轻声安慰着年轻的妻子方以淑。上过几年学堂的他给这个乖巧的婴孩取了个



颇为典雅的名字——惠卿。惠卿五岁那年，父亲只身下南洋谋生去了。“等我站稳了脚跟就接你们一起过去。”依依惜别时，他这样告诉妻女。

一向体弱的以淑独自拉扯孩子着实不易，好在娘家就在隔壁村，她隔三差五就带着女儿回娘家小住数日。每当此时，她便会唱潮语歌册给母亲听，左邻右舍的老婶、阿姆们，无论哪个时辰，只要听闻以淑要唱歌，无不欢欢喜喜围坐于小巷侧耳倾听。惠卿也搬个小板凳坐在母亲身边，听着听着，她会咿咿呀呀跟着哼唱起来。

“这孩子倒是块好材料，要是个男孩该多好啊。”母亲轻叹道。

“女孩子也该读书的，不然以后若嫁得太远，好歹也该自己动笔写封信回来吧。”仅仅入学读了四个月书的以淑堪称知书达理。

惠卿九岁那年年底，以淑送她入了学堂，有字辈的她学名有娟。但其实在入小学之前，她已学会了好些潮语七字歌，当算作一种启蒙教育吧。

忆起这段求学经历，或许时间太过短暂之故，有娟始终觉得些许模糊，因为她实在不晓得自己究竟学到了何种技能或本领。但她清楚记得入学后的第一课学了“小红上学去”五个字。后来，老师还教同学们用毛笔写书法，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字，诸如“人、手、足、山、水、田”之类，但这最为基本的读读写写确实令有娟受益终身。此乃后话。

## 随母南渡

仅仅两个月之后，有娟不得不告别了刚刚熟络起来的老师和同学们，但她的心底是欢喜的，因为她要跟随母亲乘船南下新加坡同父亲团聚。

抵达新加坡时，有娟的人生已然迈入了第十个年头。作为一名适龄儿童，她却未能及时入校继续学业，原因是缴不出每月两元的学费。

那时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大坡，父亲每日自小坡回到家后，即忙着用潮州方言教有娟继续读书认字，他之所以如此“辛苦自己”，无非希望女儿多识几个字，不至于成为文盲。

虽然并非真正的老师，但父亲对有娟的要求极其严格，他要有娟必须熟记当日所教内容，并默写下来，错一个字即罚她面壁思过五分钟。

“若没有父亲的严厉教导，我或许根本不认得几个字。”年逾九旬的有娟忆起这段日子依然感慨不已。七八十年前熟记于心的文言文尺牍，她至今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12岁那年，有娟终于得以再次跨入学校的门槛，那是一间私立小学——植哲学校。虽然识得不少华文字，但英文、算术几乎一窍不通，且父亲教她读书时用的是潮语，华语发音于她而言全然陌生，所以不得不从小学一年级读起。

几个月后，有娟转入义安女子学校，三年之后，日军占领新加坡，所有学校被迫停课，时年15岁的有娟从此再未踏入学校的大门。

阴暗漫长的日治时期，读书成了有娟唯一的消遣，《镜花缘》《红楼梦》《青楼梦》《断鸿零雁记》《换巢鸾凤》《聊斋志异》《狄青》……但凡到手的各类小说她都爱不释手。此外，弹词唱本也成了她的心头好，《锦上花》《笔生花》《天雨花》《十粒金丹》《安班定国》《凤凰山》……她都一读再读。

正当有娟尽情遨游于书海之时，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母亲产女半个月后病逝，享年三十有六。守孝百日之后，有娟写出了自己平生的首篇长文——一万四千多字的《母亲的死》。她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母亲跟死神搏斗的分分秒秒，每一个字符都淌着血、滴着泪，令人不忍卒读……

那一年她16岁。

## 创作《金凤缘》

两年后，有娟成为了人妻。夫婿许兆楠同样来自潮安浮洋镇，夫家祖居地斗文村跟自己的出生地塘东村相邻。兆楠的父亲许若禧早年曾南下打拼，归国后置下了不少家产，尤其早已建好的“若禧居”时刻迎候着暂居海外的游子们。

“我们迟早都要回去的。”新婚那天，兆楠这样告诉有娟。



1995年，秋莹与夫婿许兆楠庆祝结婚50周年纪念合照

20岁那年，有娟抱着11个月的长子，随同兆楠的大嫂、大姐及其两家的孩子们一起回到了斗文村。

“若禧居”的日子闲适而温暖，无需操持家务的有娟听大嫂说家婆最爱听人唱潮音七字歌册，但苦于没新歌可听，且她自己花钱买来的歌册也因家中进贼而遗失殆尽。每当提起此事，家婆总不免唉声叹气，有娟于是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自己动手写歌册，然后唱给家婆听。

于是乎，每当孩子入眠之后，有娟就在昏黄的土油灯下执笔构思。因为读过很多弹词、通俗歌册、稗官野史、历史小说，加上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及思考，以宋代宫廷韵事为主线的七言弹词《金凤缘》自笔端汨汨流出——时急时缓，时平直时蜿蜒，时深沉时清浅，时飞流直下时跌宕起伏……有娟整夜整夜沉浸其中，欲罢不能。

动笔之初，无论故事情节抑或行文长短皆非刻意安排，随想随写，自自然然。断断续续一两

年，有娟的歌册越写越长，直到不得不离开故土重返南洋之时亦未能收尾。

关于自己动手写歌册一事，有娟自始至终都未曾告诉过家婆，她只想在完成之后唱给老人家听，给她一个惊喜。写到一半时，她曾拿给同样喜好吟唱歌册的伯母及舅母传阅，两位长辈赞赏有加，催她赶快完成，免得她们对故事中的人物牵肠挂肚。

但在两年后的1950年暮春时节，因政治因素所致，有娟不得不离开业已陷入困境的婆家，一个人带着孩子及尚未完成的歌册回到了新加坡。

“我们回不去了。”她幽幽然告诉兆楠。

一年后，二十二万四千两百字的《金凤缘》脱稿。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她又对原稿进行了润色并重新用毛笔誊抄了一遍。

但为了不连累家乡的亲人，她并未把有着“封建唱本”之嫌的《金凤缘》寄回给她们，更没能唱给自己的家婆听（待歌册完成时她已过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厚厚的八卷歌册被她悄悄地锁进了抽屉里，再次拿出来时，已是六十年之后了。

## 踏入文坛

已完成的歌册上了锁，但有娟手里的笔并未因此而停歇，她开始以秋莹为笔名投稿报刊。

1953年4月，她的散文《离汕之夜》发表于《新报》“新园版”；同年10月，另一篇散文《中秋佳节》见报；次年2月，又一篇散文《佣妇王婶》刊出；1960年5月，她的微小说《借钱》载于《新南方晚报》“饮冰室版”。

秋莹把这些剪报悄悄收藏了起来，无人知晓秋莹乃有娟也。这期间，她还创作了两篇短篇小说，只可惜没机会发表。此后长长的几十年里，秋莹的时间都给了四个儿女，儿女成人后，孙子孙女们又围拢在了她的身边。

2001年10月，陪伴了她半个多世纪的老伴病逝，四个月 after，秋莹终于再次提笔，三万多字的长文《对你说》，细述了老伴病逝前一个月进



出医院的点点滴滴，文笔之细腻流畅丝毫不逊于《母亲的死》。

2010年岁末，满头白发的秋莹终于鼓起勇气把尘封了一甲子的歌册放到了同样热爱写作的妹夫成君面前，时任文艺协会副会长的成君在震惊之余，第一时间告知会长骆明，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早为她付梓出版。

然而，要把洋洋22万字输入电脑并校对、整理、添加注释及修订，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秋莹的同父异母妹妹，亦即成君的太太有瑛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自2011年3月15日起，有瑛每晚11时开工至凌晨1时。每完成一卷，即交由成君校对，过后再请秋莹二次校对。2012年5月，八卷歌册《金凤缘》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

“女书”奇人刘有娟享誉新华文坛。

在出版《金凤缘》的过程中，成君得知内姐还创作了为数可观的古诗、散文及小说，于是鼓励她整理出版。

2015年11月，秋莹的文集《破尘集》问世。



秋莹部分作品

## 圆梦故土

2005年，秋莹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途，这是她自1950年离开后首次回返“若禧居”。虽然当年家婆、家姑被迫搬离，但这个老宅子并未受到破坏，且最终物归原主。只不过当年的老一辈均已作古，晚辈们也都各奔前程，“若禧居”门庭依旧，景物人事皆已全非。加上天不作美，众人在祭拜祖先之后拍了几张照片即匆匆离开。

五年后，秋莹在次子、三子夫妻及孙女的陪伴下再次回到“若禧居”。原以为就此别过再无缘回返，不想《金凤缘》出版之后反响热烈，源点广告与传达公司的负责人连丽娟小姐提议为她做个专辑，以记录她当年在“若禧居”的生活片段，重现她六十余年前伏案疾书的情景，并请她述说《家里驻军追忆记》一文中所描述的情节（此文录于《破尘集》）。

2014年5月，秋莹带着她的《金凤缘》，在小妹有瑛的陪伴下，携同长子夫妻、长孙、女儿、外孙女，加上丽娟小姐及其两位摄影师同事，一行十人再次前往“若禧居”。途经斗文小学时，校长安排一些学生跟秋莹一起吟唱潮州歌谣，令她感动不已。

这次回到“若禧居”，因侄儿夫妻事先的精心布置，感觉跟前两次截然不同，秋莹一下子就回到了当年。

拍摄完毕之后，秋莹除了前往当地文化站及图书馆参观并赠书外，还拜会了潮州文化中心特约研究员李英群老先生，李老先生即兴赋诗一首：

贵客来自新加坡  
乡音盈耳乡情多  
金凤缘结潮州梦  
难忘莹姐一册歌

这首诗后来由“养心堂”堂主潘岳鸿先生抄录（隶书）并赠与秋莹。这幅精美的字画如今贴挂于秋莹的卧房，与她日夜相伴。

“金凤缘结潮州梦”当是对秋莹一生的最好诠释吧。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秋莹与次子一家合照

## 后记

初次听闻秋莹之名是在采访白荷的时候，那日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时，除了他们夫妻的文集，白荷还递给我多一个袋子，里面是秋莹的两本书。

“九十多岁的老人家了，文笔非一般好。”她说。

回家后即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果真被深深吸引，尤其《破尘集》中的三篇长文。

“好深厚的文字功底！”发自内心的赞叹。

掩卷之际猛然忆起自己之前当是见过秋莹的。文艺协会的某次活动中，有人指给我看，说是最为年老的作家。坐在最后排的我盯着她那一头柔顺的白发，单凭背

影猜测她年轻时当是如何的貌美如花。后来她站起身时，着花色旗袍的侧影果真优雅婀娜。虽然没敢贸然趋前致意，但心中确实窃喜了那么一阵子，幻想着将来自己也能老成她的样子。

那天承蒙成君夫妻帮忙安排，对面坐在了她家客厅（跟次子一家同住），端详着她秀美和善的面容，心中满满的崇敬。94岁高龄了，然几无疲态、老态，三个多小时里始终谈笑风生，尤其提笔写字时动作之敏捷丝毫不输年轻人，记忆力之好亦令人叹羡。

“潮州阿嬷。”看到有人这么称呼她。但我更愿叫她秋莹。秋莹，跟她的人一样美，跟她的文字一样美。

感谢白荷！感谢成君夫妻！





文图·伍木

# 文学的半径

## 追忆前辈作家陈华淑

1980年9月，我出席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后复名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的中秋迎月会，第一次见到了黄孟文老师和陈华淑伉俪，以及王润华老师和淡莹伉俪等作协理事和会员，过后应邀破格加入作协。所谓破格，是因为当时加入作协需要出版至少一本书，而我刚从南洋初级学院高中毕业不到一年，还在国民服役，一本单行本都没有。

不过，自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很顺口地称呼和蔼可亲的前辈作家陈华淑女士为“华淑姐”。这个称呼，一叫就是41年，直到2021年9月1日。当时我准备动笔写组诗《新华四秀笔》之一《叩问——陈华淑》，为了确认她在三年前发表于《联合早报·文艺城》的散文《石榴和她的女儿》的准确篇名，我打电话给她。那是我最后一次与她交谈，最后一次叫她“华淑姐”，因为从12月5日起，她已安详长眠，永远无法回应我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华淑姐是在2021年6月21日晚上，当时，为了协助王老师编辑《新加坡文化奖华文作家选集》，我到访黄老师家，把黄老师的一些文学创作通过文档储存器转移到我的电脑中。鉴于很久未与夫妇俩见面，我要求他们的女婿纪喜德帮我们合影。华淑姐原本认为她没有妆扮收拾，不想一起拍照，经不住我再三请求，才勉为其难地同意合影。临别前，看起来气色不错的她告诉我，她下周准备动手术割除耳朵的一个瘤。没有想到，因着这个瘤，从6月下旬到她长眠前的短短五个多月内，她经历了局外人难以想

象的一场与死神的生死搏斗，包括33次电疗，以及在国大医院加护病房内的两三个星期抢救。83岁，她瘦弱老迈的身躯如何承受得了这种病魔的折腾呢？

华淑姐生前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1980年代初期我加入作协后不久，在一次交谈中，我不经意地透露了想继续求学的愿望：如果无法在新加坡继续升学，可能会到台湾求学。华淑姐听后牢记在心，在之后的20多年间，每一回看到我，总是会顺道问我“什么时候要到台湾念书呀”，而我总是赧颜地支吾以对。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人而言，放弃工作和家庭，远赴台湾求学，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一直到2004年，我开始上北京师范大学与新跃大学联办的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华淑姐才停止了她那锲而不舍的追问与催促、关怀与鼓励的方式。

1982年，在时任《南洋商报·南洋学生》主编白全成的建议下，我采访了八位担任教职的作家，在“爱书的老师”栏目下发表了八篇报道，其中一位采访对象是华淑姐。那年8月27日，我走入德能中学的校园，当时已有近20年教学经验的华淑姐桃李满门，学生中包括后来在华盛顿大学考获博士学位的吴耀宗，以及在伯明翰中央大学考获艺术教育硕士学位的蔡宝龙。

华淑姐当时在谈及自己的阅读因缘之余，把话题转移到学生的阅读上。她说，以文艺界向学生推销文艺书籍的销售量看来，近年来低年级学

生的阅读风气会比高年级学生好得多，这反映出随着年龄的增加，学生的兴趣也开始转向。此外，功课逐渐繁重也是学生不敢太过接近文艺书籍的主因之一。

为了鼓励学生阅读——无论是文艺书籍或非文艺书籍，1982年2月至9月，德能中学的华文第一语文及第二语文科的老师联合举办了一场全校阅读比赛，由每一班的老师推荐那些阅读量大、报告写得不错的同学给审查小组，再由老师们自己筹钱买奖品送给他们，以资奖励。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喜欢阅读，后天的指导比天生异禀更为重要。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华淑姐认为，应该从小让学生产生阅读兴趣，从被动的认知到主动的接触，老师们的督促及其方法是很重要的。这是华淑姐朴实无华却能让许多学生终身受用的教育理念，难怪在她退休后多年，教育部一直返聘她回学校继续执教。

华淑姐的流畅文笔一向为文坛所称道。1978年，教育出版社出版华淑姐的游记《飘飘夜雪报冬寒》，周粲在序文中对其游记书写欣赏有加：“这本游记在修辞造句方面，颇为用心之处也不少。下面这一小段，写的是作者对西雅图的怀念：‘什么时候，我还能随着积雪的山径，跟着大伙儿到深山里去，作既惊险百出又富有情趣的远足？什么时候，我能再看到浮冰初溶，玉颜乍绽，杉影半湖，美艳绝伦的山顶镜湖？八月的西雅图，虽值盛暑时期，却因为多风而不致太热，然后又又是白雪映红梅的冬日，和东风吻樱桃的春天了。’我没有到过西雅图，不晓得那儿的山光水色究竟怎么样；但是这一段文字，却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对这个人间乐土，心向往之！”

周粲诚哉斯言。2012年，华淑姐在遭受丧女之痛后所写的《青春不老》，以及前述2018年所写的满载人间之爱的《石榴和她的女儿》，再一次向世人证明她的文笔不锈，宝刀未老。

有道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华淑姐的文字之美也衬托出她的知性之美，每一回看到她，她总是那么和颜悦色，我都会有如沐春风之感。她尽心尽力地督促学生阅读与写作，这一点也列入《飘飘夜雪报冬寒》的作者简介中：“一向致力督导学生从事写作”。我看过许多担任教职的作家的自我简介，能够把“致力督导学生从事写作”这句话写进个人简介中的，华淑姐是唯一一人。对我而言，这不仅是简单的陈述，更是严肃的宣言；这从侧面折射出华淑姐把督导学生

阅读与写作视为己任，也是她择善而固执之的执着表现。华淑姐此举让我想起高中老师廖青（廖为祥博士）。新加坡早期有很多善于写作的华文教师通过诱导、督导、鼓励与鞭策等谆谆善诱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华文写作者，华淑姐和廖老师都是当中的典型。

我采访华淑姐的14年后，也就是1996年，华淑姐因为要进行一项关于作协会员近况的报道工作，反过来采访了我，采访内容刊登在1997年1月出版的《新加坡作家》第32期。事缘1991年，作协为庆祝成立21周年，黄老师倡议创办一份兼容文学创作与文坛报道的双月刊《新加坡作家》，打从第一期开始，除了数期因特殊情况而不得不让出版位之外，华淑姐每一期都会为读者介绍最少两位作协会员的近况；在总共38期的《新加坡作家》中，她报道了数十位作协永久会员的近况，而这些都是研究当时新华文坛动态的宝贵资料。

《新加坡作家》第38期在1998年1月出版，这一期刊登了华淑姐题为《七载情缘当珍惜》的文章。在这篇颇有告别读者意味的“访员的话”中，她说：“由于客观的因素，1998年开始，《新加坡作家》和作协出版的其他刊物一样，‘百川归海’，将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了。由于内容的调整，《会员近况》这一栏只好被割爱了。无论如何，这7年来承蒙受访文友的支持和帮助，这份文坛情缘，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希望有那么有一天，我们还有机会再续缘。”

从这篇短文的行文措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华淑姐是很珍惜文坛缘分的。“缘”者，“圆”也，在作协理事会中担任多届理事，华淑姐从来不把自己视为文坛的中心，而只是默默地、无私奉献地、全力支持与积极配合领导核心地工作，即使年逾八旬，即使需要花费精力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伴黄老师，她还是愿意同时兼顾作协会务，担任会员们出席会员大会及新春联欢会的联系人之一，这是需要何等炽热的热忱呀！每一个社团都像是一个大的圆周，每一个圆周都要有无数个半径点来构成，我想，华淑姐已经把自己化为成就一个圆周的半径，文学的半径。

题图说明：

2021年6月21日晚上的合影，  
左起：陈华淑、伍木、黄孟文博士

（作者为本地作家）





## 忏悔

文·张彦娇

沙沙……

神秘的“纸片”贴着地面，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张一张，越来越多。我拍醒了同样坐在地上的室友。终于等到了，我倒要看看这是谁这么缺德，每天凌晨诅咒我们。室友拿起棒球棍，紧跟着我身后，我轻轻用脚挪开那些“纸片”，猫着腰，伏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地面，朝门缝望去，顿时，背脊升起一阵阴森的寒意，那是我无法忘记的恐怖——一双空洞凸出的眼珠子同样望着我。我猛然弹开，惊魂未定。室友见此，立即推开大门，大吼一声：“你逃不掉了！”。

门外，是一位骨瘦如柴的中年人，破烂肮脏的外套挂在骨架上一般，好久没洗的油腻头发凝成一块，脸颊上只剩一层皮勉强包着颧骨，眼中尽是惊慌失措。我仔细一看，没错，是那双门缝里的眼珠子。室友一把制服了这个犯罪人，拧着他的胳膊拽到房里。

“报警！”室友用下巴指了指客厅桌上的电话，恶狠狠地盯着这个瘦得几乎变形的中年人。

像是扯到了他的某条敏感的神经，中年人立马下跪求饶，他的声音犹如生锈的金属般嘶哑：“不不不，请不要报警，我不想再回去那里了，我还

要给她们送钱呢……”

他眼神涣散但精神似乎还算集中，看着他涕泪交下跪地求饶，我们决定听他解释。

“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不富裕但还算过得去，妻子十分贤惠，每天都会送来美味的鸡汤，我还有个不满十岁的女儿……”他坐在地上，像是想起什么美妙的事情，神情舒缓开来，舔了舔嘴角：“但是，那个可恶的老板竟然看上了我美丽的妻子，趁着我不在家侮辱了我的妻子，还以女儿的性命威胁我！我怎可如他所愿……”唇齿间尽是无法饶恕的怨恨，他握紧了双拳，许久未曾修剪的指甲陷入了手掌心，一丝鲜血顺着手掌纹路的凹痕滑落，触目惊心。

我倒吸了一口气，递过去一张纸：“那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他意识到了什么，心慌意乱地环视四周：“这里明明是我的家啊，是我的家！”。

室友嗤之以鼻：“你的家？我们从三年前就搬过来了！”

我伸着脖子，小心地试探：“那你的妻子和女儿呢？”

他回过神来：“她们明明在这里啊，我出来之后就非常努力地工作、攒钱，想要给她们更好的生活，你看这是我的钱……”他不安地从口袋里掏出什么，然后张开颤巍巍的手心，手中的鲜红刺激了他的神经，那双空洞凸出的眼珠子瞬间也沾染了一片猩红：“我每年的这几天都有给她们塞钱啊，她们却从来没有回应我！为什么，为什么？！”，他抱着头，痛苦地卷缩着。

我一脸同情的望着那具饱受沧桑的骨头，室友在一旁刷着手机，翻找三年前的新闻，指尖一僵：“……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他依然沉浸在悲伤中，犹如黑暗中受伤的野兽低声呜咽着。

室友再也忍不住，指着门口散落的，一张张毫无生气的“纸片”：“你塞的是纸钱啊！”。

### 林高评语：

叙事过程有些扑朔迷离，那个中年人是不是疯子？故事显然有些复杂。作者以微型小说的篇幅呈现，结尾来一个转折，制造惊奇效果，以博得阅读的趣味。

# 仪式感

文·陈佩怡

今天是他们结婚第五周年。

他是个没有仪式感的男人，即便当时求婚也只是在餐厅吃个饭，然后随手掏出戒指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他。他从不记得任何的节日，情人节、七夕节、甚至是她的生日，他都会忘记，老是需要她的提醒才想起。

她受够了！

从恋爱到结婚，在特定的日子里总是没有礼物、没有惊喜，朋友都笑话她说她嫁给了块木头，说没有仪式感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从前的她不以为意，但听着朋友们提起她们老公为她们在生活中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小惊喜，她总是非常羡慕，非常向往。

就像今天，五周年结婚纪念日，他却一点表示也没有！她有点失望。

到了傍晚，男人终于放工回到家里。

她实在忍受不住了，下定决心，觉得一定要当面向男人谈谈，正准备开口，男人从身后拿出一束玫瑰花：“老婆，结婚五周年快乐！”。

“你……”她有点讶异，男人从来不送她花，今天是怎么了？

突然，男人匆匆地把花放在了一旁的鞋架上，皱着眉头快步向她走来。

“跟你说了多少次，冲好凉后记得要把头发抹干。”男人拿了她挂在肩上的毛巾，然后仔细地帮她把头发抹了一遍又一遍，后又跑到房里拿了吹风筒帮她把头发吹干。

她转头看向身后正帮她吹头发的男人，原本想说的话突然都卡在喉咙里。

“怎么了？”，男人见她转过头看着他。

“没什么，你今天怎么突然想送我花？”她问。

男人右手抓着吹发筒，左手讪讪地摸了一下鼻头：“就是不小心听到你和朋友电话的谈话了，对不起，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她看着他良久，大力地摇了摇头，眼泪夺眶

而出。她忽然间就想明白了一些事。

她一直有睡前泡脚的习惯，而男人每天即使再累，也会坚持帮她泡脚；她喜欢吃西餐，爱吃中餐的男人也都总是迁就着她；每天晚上睡前男人总会替她热一杯牛奶……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小事，虽然他总是不懂得给她制造浪漫的惊喜，可是生活上处处的小细节他都替她照顾着。

看着她的眼泪，男人有些无措：“你怎么了，别吓我啊。”

“没什么，就是忽然想起自己好像很久没跟你说过我爱你了。”

“傻子。”男人帮她擦掉眼泪。

## 林高评语：

仪式/形式包含内涵，也呈现内涵。很多仪式/形式其实是有其必要，有其意义的。只是，后来的人，忽略了它的意义，只看到它的外在。后来的人喜爱的是那份虚荣，不是那个意义和内涵。却也有不注意仪式/形式的人，和这样的人相处，许多细节往往更能体现彼此相对的心意。作者想告诉读者：对于情爱的表达，感到比看到重要。

# 甄贾先生

文·徐雨薇

甄先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每天清晨起床洗漱，出门赶公车挤地铁，永远按时上班，永远延时放工，永远有着做不完的工作和听不完的骂声。

瞧，甄先生又被老板叫进办公室训话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老板总能那么的吹毛求疵，那么的锱铢必较，也不明白为什么老板的话那么有魔力，像橡皮，能轻易地擦掉他所有付出的心血和



努力，又像水笔，能轻易地在他额头画上零分和无能的标记。甄先生把头压得低低的，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忍受着自己的自尊心被扔在脚底反复践踏。就快要忍耐不住了，就快要忍耐不住了……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自己的工位，脑袋嗡嗡地，还在重复播放着刚才办公室里老板的叱骂。他抬眼看见了办公桌上堆成小山的资料，深深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又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卫生间。

水龙头开着，流水声仿佛能隔开一切繁杂世俗的声音，只剩哗哗的流水声在卫生间里回荡。甄先生捧着水，一遍又一遍地拍洗着自己的脸，好像这样就能洗去失意，洗去疲倦。抬起头，甄先生看见了镜子中的自己，写满皱纹的脸上依旧淌着水，水滴顺着脸颊向下流着，流过了脖子，钻进了衣领，而甄先生的思绪却不知道流向了哪里……

## 二

贾先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每天清晨起床洗漱，出门赶公车挤地铁，永远按时上班，永远延时放工，永远有着做不完的工作和听不完的骂声。

瞧，贾先生又被老板叫进办公室训话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老板总能那么的吹毛求疵，那么的锱铢必较，也不明白为什么老板的话那么有魔力，像橡皮，能轻易地擦掉他所有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又像水笔，能轻易地在他额头画上零分和无能的标记。贾先生把头压得低低的，把拳头握得紧紧的，忍受着自己的自尊心被扔在脚底反复践踏。就快要忍耐不住了，就快要忍耐不住了……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自己的工位，脑袋嗡嗡地，还在重复播放着刚才办公室里老板的叱骂。他抬眼看见了办公桌上堆成小山的资料，深深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又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卫生间。

水龙头开着，流水声仿佛能隔开一切繁杂世俗的声音，只剩哗哗的流水声在卫生间里回荡。贾先生捧着水，一遍又一遍地拍洗着自己的脸，好像这样就能洗去失意，洗去疲倦。抬起头，

贾先生看见了镜子中的自己，写满皱纹的脸上依旧淌着水，水滴顺着脸颊向下流着，流过了脖子，钻进了衣领。贾先生似乎被水滴带来的那一丝凉意惊醒，关上水龙头，用袖子擦干了脸，径直走向了老板的办公室。

贾先生积攒了十几年的怨气和勇气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他取下脖子上挂的工牌，随手扔在桌上，对上老板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铿锵有力地说：“我不干了！”语毕，贾先生便快速离开了办公室，只留下一个背影。收拾好必要的物品，贾先生踏过老板的呵斥声，踏过键盘声、交谈声，迈着大步离去。

还不到晚高峰的时间，贾先生在街上闲逛，心情是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连带着脚步也欢快起来。不用再担心工作项目，不用再害怕老板责难，不用……一阵手机铃响，这是太太的来电，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她，再也没有加班，再也不怕没有时间陪伴他们的孩子。

## 三

一阵手机铃响，悠扬的铃声把甄先生从飘远的思绪中唤醒。这是太太的来电，他关上了水龙头，清了清嗓子，接起了电话：“今天也要加班，你和孩子们先吃，不用管我”。还是一如既往的问题，他也一如既往地回答，察觉到电话那头轻轻的叹息，他想安慰，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半晌，说了句，先挂了，便按下了结束通话的按钮。他又抬头看向镜中的自己，深吸一口气，试着让自己重新振作，却又长长地叹出气来，仿佛一只泄了气的气球。

甄先生拖着脚步回到了座位，电脑屏幕上还在不断地跳出未读邮件。他收拾好心情，开始继续工作，并将贾先生抛在了脑后。

## 林高评语：

甄、贾先生的设置和分上下重复叙事的技巧显然是模仿的。雨薇在模仿之外却有自己的新意，就是：反抗不过是甄先生内心不敢说出来的意识。最后甄先生乖乖地回到现实，回到日常——小老百姓的苦衷和无奈流露在他的脸上。运用对比手法使得这篇小说有了矛盾的张力；适时加入妻子的电话，加强了悲哀的心理。

# 星岛时光(组诗)

作者·齐亚蓉

## 黎明的河边等日出

不愿打破黎明的寂静  
轻轻地移步，慢慢地坐下来  
那块等了一夜的大石头  
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

流水总是不管不顾，浅吟着，低唱着  
早起的鸟儿不必急着觅食  
憋了一夜的情话，不吐不快  
高高低低，长长短短

一缕晨曦穿过云层  
撒下一把金线  
然后跳到树梢上，掩嘴偷笑  
一群鱼儿缠来绕去，乱作一团

天边的云彩越来越薄，越来越亮  
一只老鹰披着霓裳，渐去渐远  
一群八哥掠过水面  
两只蜻蜓停在草尖

缓缓地站起身，面对冉冉升起的太阳  
伸开双臂，拥抱漫天的霞光  
然后摆一个优美的姿势  
给不远处的你

## 一只蜜蜂落在我的肩头

迈着轻盈的脚步  
沐浴着七八点钟的太阳  
顶着露珠的花草  
湿润了我的双眸

昨夜的黑暗被抛去了地球的另一边  
被黑暗弄伤的双手连疤痕也寻之不见  
清风吹散了八哥的闲言碎语  
花香熏陶着乌鸦的满嘴谎言

一只小蜜蜂落在我的肩头  
我微笑着扭转身  
告诉它我是多么的平凡  
告诉它我在四季皆夏里怀念春天

## 阳光下，跟含羞草撞个满怀

踩着细碎的阳光  
跟远近的含羞草撞个满怀  
柔软的手指贴着柔软的心  
柔软的心在阳光下化成水

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似水的柔情如何言表？  
满腹的话儿从何说起？

知羞、怕羞、含羞的你  
何以绽放得如此明艳美丽？  
曾被连根拔起的你  
何以出落得如此恬静优雅？

羞答答  
你低下了头  
羞答答  
我涨红了脸

你以沉默祭奠离乡之殇  
我用微笑抚平漂泊之痛

## 随风起舞

起风了，一阵猛过一阵  
乱了空中的云  
乱了树上的叶  
乱了地上的草根

我努力地站起身  
迎风而立





左手飘飞的长发  
右手飘逸的长裙

凝神静气  
随风起舞  
每一个姿势都有自己的思想  
每一个动作都不曾迷失方向

### 等雨来

狂风卷起枯黄的落叶  
丢进河里，摔在地上  
乌云翻腾着内心的焦躁不安  
我安静地坐在河边  
等雨来

树枝举起长长的手臂  
对天膜拜，向地乞怜  
落叶感叹着命运的多灾多难  
鸟雀一声不吭地闭上眼  
等雨来

等雨来  
以尘埃洗涤尘埃  
以喧嚣终结喧嚣  
还尘世以清静  
还人间以安宁

### 夕阳下，我的影子越拉越长

太阳西去的时候  
我的孤独野草般疯长  
河水的呜咽拍打着沉睡的石头  
鸟雀的悲鸣撞击着缄默的大树

灰蓝的风挟着灰蓝的云  
灰蓝的幕布罩着灰蓝的天空  
灰蓝的天空裹着灰蓝的身影  
灰蓝的身影眨着灰蓝的眼睛

是谁点燃了天边的火焰？  
谁的微笑映红了我的脸？  
谁在耳边哼唱童年的歌谣？  
谁在天边谱写青春的诗篇？

谁偷走了我所有的忧伤？  
谁用淡定锁住了我的心房？  
谁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后？  
谁高歌着情到深处人孤独？

夕阳在天  
谁把我的影子拉成了地平线？

### 窗外，那一片白月光

不敢与你对望  
只能伫立窗前，窥探  
那一片白月光  
你洒在河里的白月光

柔软的风吹响清远的笛  
我冰冷的泪珠如雨  
滴进河里，水波潋滟  
白月光刺痛我的双眼

闭上眼，回到从前  
弯弯的、圆圆的月亮  
漫漫的、长长的童年  
悠悠的、闲闲的时光

笛音绕梁  
我的泪珠起伏荡漾  
一串又一串的白月光  
明亮又冰冷，圆满而忧伤

窗外，那一片白月光

(2022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 《源》杂志

## 优秀文学作品奖(2022)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2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诗歌（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

投稿：即日起至2022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hong@sfcca.sg  
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 宗乡总会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2 - 15.07.2022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支持单位  
Support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